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十四

時事上

古詩三十一首

兵車行

洙曰春秋有兵車之會語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王洙父云維武之君喜驅中國之衆以開邊眽遠爲烈而不㾈其事乃先王之罪人耳此詩蓋號於漢以刺玄宗云○師曰律詩拘於聲律古詩拘於語句以是詞不能達夫謂之行者達其詞而已如古文而有韻耳自唐陳子昂一變江左之體而歌行暴于世行者詞之遺無所留礙如雲行水行曲折容洩不爲聲律語句之所拘但於古詩句法中得增辭語耳此行爲明皇玄宗所作玄宗承太宗米斗三錢之後國家豐富後心一動遂貪邊功初用張九齡爲相開元中號爲賢君其後罷九齡用李林甫楊國忠之徒從事吐蕃於唐之世吐蕃爲患者玄宗實開其釁而已

車轔轔　鄭曰離珍切○洙曰秦國風有車轔轔有馬白顛注轔轔衆車聲也列女傳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

至閑而止夫人曰此蓋伯玉也王元長曲水詩序暢轂埋轔轔之轍馬蕭蕭洙曰車攻詩蕭蕭馬鳴悠悠旆旌

言不譏諱行人弓箭各在腰蔡伯世曰行人行役之人也耶孃妻子走相

送彥輔曰杜元注云古樂府云不聞耶孃哭子聲但聞黃河之水流濺濺塵埃不見咸陽橋

何遜曰咸陽橋即長安城外橋兵行塵埃蔽起故橋爲之不見也牽衣頓足攔道哭鄭曰楚人

與蒲騷戰兵行父老牽衣哭于道○修可曰前漢楊惲報孫會宗書頓足起舞○彥輔曰魏文帝見挽船士兄弟辭別詩妻子牽衣

袂落淚沾懷抱王溫舒頓足嘆後漢書百姓遮道說文曰攔門遮也○師曰頓足者足蹋於地而爲之困頓哭聲直

上干雲霄洙曰孔德璋干青霄而直上蜀都賦干青霄而秀出道旁過者問行人行

人但云點行頻師曰點行者漢史謂之更行以丁籍點照上下更換差役玄宗數出兵故頻行之法頻

或從十五北防河師曰防河謂築堤備河水泛決便至四十西營田洙曰

防河營田皆役也顏師古曰營田如漢趙充國獻營田之策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寓兵於農之意去時里正洙曰

里正一里之長○高荷曰里正即今之保正也與裹頭鮑曰蜀亂兵戈不止東川咸用老弱俱戰亡又括鄉里少

小爲之甲正與裹頭撮甲○彥輔曰按律跋里正掌追呼催督**歸來頭白還戍邊**洙曰還一作猶明

遠東武昤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韓駒曰古者及丁[illegible]裹頭少年裹頭行役及歸來頭已白還又出戍邊彊蓋言役使無已故

也**邊庭流血成海水**洙曰後漢臥鼓邊庭主父偃傳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屍流血書血流漂杵楊子

川谷流人之仙賈誼過秦論伏屍百萬流血漂鹵○彥輔曰王隱晉書荀晞爲青州刺史曰斬千人流血成川**武皇開**

邊意未已洙曰武一作我嚴助傳武帝好征伐西夷開置邊郡文選云選將開邊班固曰武帝廣開三邊**君**

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彥輔曰按十道四蕃志關東七道凡二百一十一州**千村**

萬落生荊杞洙曰通典周文帝西魏計州二百十有一隋文帝改州爲郡凡郡百九十唐天寶初改州爲郡刺史

爲太守大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老子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選阮嗣宗詩堂上生荊杞蔡琰詩城郭爲山林庭

宇生荊艾王粲從軍城郭生榛棘○唐曰落部落也○趙曰此記漢以言之舊引通典置天下州郡誤矣然言山東者太行山之東

也昔言山東即古之晉地今之河北杜牧所謂山東言不得不王其地○彥輔曰阮籍詩堂上生荊杞○師曰甫意以武皇喻玄宗

是時楊國忠專權引安祿山爲將領漁陽突騎生事邀功于四夷其後反叛山東二百州皆陷于賊無復唐有玄宗亦殊不悔悟豈不

若武帝開邊不知止乎縱有健婦把鋤犂彥輔曰健而耕則夫被征戍可知也詩不能同組翁湘遠把鋤犂

禾生隴畝無東西蘇曰漢末喪亂禾與莠俱蕪隴畝人多迷氏昏東西莫辨○趙曰古詩隴西

行健婦持門戶勝一大丈夫○師曰疆場不修禾生隴畝不成倫理故曰無東西也詩云衡從其畝謂一從一衡各有東西之辨傷

今不然況復秦兵耐苦戰鄭曰耐奴登切又奴代切○洙曰秦人勇於攻戰趙充國傳土地寒苦漢

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師古曰能讀曰耐○蘇曰白起曰燕趙勇激秦兵勁欲耐戰戰苦不怯陣陣

皆克勝故關中不可不取也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

伸恨洙曰文元年傳江芊怒曰呼役夫賤者之稱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

洙曰關一作隴一云役夫心益憤如今縱得休休爲隴西卒○彥輔曰杜前言山東後言關西明無不用兵處也縣官

急索租鄭曰索急責切○彥輔曰舊本云縣官一云急索○洙曰霍光傳縣官天子也宣元六王傳不敢指斥天子故謂

之縣官嚴助傳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前志衣食仰給縣官租稅從何出蘇曰孔文舉曰兵革未止

又旱蝗癘民貧瘦乏州縣若於搖役民既空虛租斂復何從出○師曰唐置租庸調法租出穀庸出絹調出兵縣官索租甚緊欲給

関西之師尺户消耗无所從出况耕
夫出征田萊多荒將何以供其求乎 信知生男惡反是生

女好生女猶是嫁比鄰 鄭曰比音毗○洙曰王粲詩万里猶
比鄰○趙曰曹子建詩万里猶比鄰
舊引為王粲誤矣陳琳詩生男慎莫舉生女
哺用脯杜公以役夫之苦故云生男惡也 生男埋沒隨百

草 師曰生男人之所喜生女人之所賤此常理也今以生男為
惡生女為好蓋男兒充丁驅之戰埋沒草野曾不如生女尚
得嫁毗鄰或時相見此皆
有所相感而激為是言 君不見青海頭 洙曰哥舒翰傳築
神威軍於青海上
吐蕃至攻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郭元振傳青海吐蕃密邇蘭鄯
○趙曰時有事于吐蕃乃青海之地哥舒翰所立功処也○彥輔
曰隋西域傳吐谷渾
城在青海西十五里 古來白骨無人收 洙曰蔡文姬詩城
郭為山林庭宇生
荊艾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覆蓋○潘安仁關中詩肝腦塗地白骨交
爛王粲七哀賦出門无所見白骨平原蔽○趙曰公言古來者蓋
託之以
興也 新鬼煩寃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洙曰声
一作悲
文二年傳吾見新鬼大故鬼小王元長策秀才云胏石火不覓之
民棘林多夜哭之鬼山鬼云猿啾啾兮又夜鳴雷填填兮雨㝠㝠
劉安蟪蛄鳴兮啾啾○彥輔曰鬼言新舊傷死者未已也○惰可
曰陳寵為廣漢太守先是洛陽城南每陰雨常有哭声寵聞而疑

其故使吏按行問還言世乱時此地多死亡者。原骸骨不得葬寵
尽收葬之自是哭声遂絶○彦輔曰隋文帝避暑登仁壽殿宮外
又聞哭声左右報曰鬼哭○趙曰啾字王逸楚辭注曰鳴声也閑
居賦管啾啾而並吹○師曰青海軍迫近吐蕃此邊地郡也昔文
王殯枯骨當世歸其仁今玄宗娶与吐蕃戦于青海兵敗死者不
復收葬使新舊之鬼或冤或哭无所依歸其視文王之仁爲如何
哉鬼神依人而作有所主則有所歸故不爲病葬者藏也謂鬼
神依藏于此鬼以新舊言之則知戦闘相仍死者相継踵也

悲陳陶

彦輔曰唐書房琯傳琯奉使靈武立肅宗因請將兵誅
寇孼收復京都琯分爲三軍遣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
入劉悊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琯
自將中軍爲前鋒○鮑曰天宝十五年十月辛丑房琯
及祿山戦于陳陶斜敗績癸卯琯又以南軍戦敗績公
故有是詩○蘇曰琯之敗唐傳作陳陶斜杜詩作陳陶
未知孰是琯既敗猶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促戰遂
大敗故後篇云焉得附書与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

孟冬十郡良家子 洙曰漢趙充国始爲騎士以六郡良家子房琯傳十月庚子師次便橋辛丑二軍先遇賊於咸陽縣之陳濤斜接戰琯軍敗績

血作陳陶澤中水 洙曰時琯用春秋車戰之法以車二

十乘馬步夾之既戰賊順風揚塵鼓譟牛皆震駭因縛芻縱火焚之人畜撓敗乃中使刑延恩等督戰倉黃失據遂及於敗

野曠天清洙曰曠一作廣清一作晴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洙曰爲賊所傷殺者四万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群胡歸來血洗箭洙曰血一作雪仍唱洙曰一云撚箭胡歌飲都市都人廻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洙曰一云前後官軍若如此王深父序云至德元年宰相房琯以車與戰祿山之黨而陳陶敗績○趙曰此言朔方安西回紇大食兵相助討賊然夷狄之性不无殘擾故房琯雖喪兵矣都人不願胡兵討賊只望官軍至也○師曰祿山焚劫暴虐都人怨之而思唐德遂有望官軍之句肅宗一舉而復兩京豈非因民謳吟思唐之心乎

悲青坂彥輔曰王深父序云孔子行三軍好謀而成謀之未全而敢戰所以速敗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魯曰在岐州郿縣去長安三百里黃頭奚兒日向西數騎彎弓敢馳突洙曰匈奴傳上力能彎弓尽爲甲騎○趙曰前篇悲陳陶則辛丑之敗也此篇悲青坂則癸卯之敗也以兩敗各散而歸所以言曰向西其餘散騎無敢馳突以言其暴

掠不改也山雪河冰野蕭颼青是烽煙白人骨洙曰舞鶴賦冰塞長河雪滿羣山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趙曰房琯戰於陳陶斜不利猶欲持重而牽於邢延恩所促戰故敗而公詩有忍待明年之戒所以重傷之也

新安吏

王深父曰乾元二年郭子儀等九節度之師圍安慶緒于鄴時不立元帥以中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師遂潰于城下諸節度各還本鎮子儀保河陽詔留守東都此詩蓋哀出兵之役夫古者遣將有推轂分閫之命今弃師於敵也遣至於元告如詩之所感其君目豈不刺哉然子儀独寬度得衆故卒章美焉○師曰洪[illegible]按史以下至无家別乃乾元元年所作肅宗於至德二載改元乾元時九節度兵圍安慶緒于相州大敗而還朝廷調諸郡兵吞急雜次丁尽行泰之謫戍无以加此雖郭子儀能撫恤士卒有詔留守東都故甫於首篇諷朝廷重困民力末章美子儀善養士卒惜夫肅宗任之不專權分于九節度總統不一以至于敗也

客行新安道洙曰新安地名喧呼聞點兵洙曰古木蘭詩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借

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 洙曰帖一作符 夜一作日 下次選
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
獨伶俜 洙曰潘安仁寡婦賦少伶俜而偏孤伶音零俜無成穿 小貌○修可曰古猛虎行曰少年惶且怖伶俜到他鄉
○鄭曰俜普丁切 伶俜行不正貌 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 洙曰猶一作 聞太蘭詩不
聞爺孃哭子聲但聞 黃河流水鳴濺濺 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
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取相州 洙曰取一作至時九節 度圍相州而師潰也 日
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 鄭曰吳旣出兵不 可輕戰賊勢難料 歸軍星散營
精曰乾元初詔子儀與李光弼等九節度兵二十万討慶緒於相 州圍之慶緒求救於史思明王師不利南潰諸節度各引還故公今
詩云 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
亦輕 洙曰牧一作看廿言子 儀保河陽詔留守東都 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
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 鄭曰郭 子儀也

潼關吏

王洙曰安祿山反哥舒翰以潼關擊賊翰敗祿山遂陷長安其後收復長安頗增飾險此詩盡刺非其人則設關以棄之得其人雖舊險亦足以恃不必聚石將無益也孟子所謂地利不如人和也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薛曰右按潤州圖經城子城吳孫權所築杜牧潤州詩城高鐵甕橫強弩又世說曰若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借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洙曰脩關一作築城要我下馬行鄭曰要於霄切為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薪曰李左車云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艱難奮長戟千古用一夫洙曰匈奴持萬長戟勁弩又劍閣銘一人荷戟萬夫趑趄蜀都賦一夫守隘萬夫莫向淮南子一人守隘千夫莫向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洙曰武成放牛桃林之野往桃林在華山東西京之左肅宗時哥舒翰敗桃林之塞陸士衡書言壞桑梓無魚乃化為

漁陽式紀火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爲兵請囑防關將愼勿學哥舒洙曰唐哥舒翰突騎施首領哥舒部落之裔也蕃人多以部落稱始以爲氏翰至潼關次于靈寶縣之西原與賊交戰官軍南迫險峭北臨黃河因爲崔乾祐所乘三軍自相擠排墜于河翰與數百騎馳而西歸爲火拔歸仁執降於賊祿山以爲署翰司空諸將光弼等皆爲書罪翰不死前後爲安祿山所殺○鄭曰今肅宗既收復兩京黨不更選賢將爭之成敗未可知也故甫有愼勿學之句

石壕吏

鮑曰壕胡刀切○于深父曰驅民之丁壯盡置死地而猶言其老弱雖爲閭左之戍不堪也嗚呼其時急矣哉

暮投石壕洙曰石壕地名○鄭曰澠池有二崤東崤去十崤西爲石崤石崤即石壕矣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洙曰江淹飛蓋遊鄴城王粲歌舞入鄴城鄴都也一男附書至洙曰一作到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呂曰李陵曰陵豈偷生之士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所有乳下孫孫有母

未去出入無完裙洙曰一作孫母未便出見吏無完裙老嫗力雖衰洙曰文選曰幽州及漢中皆謂嫗爲媼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洙曰河陽東都也猶得備晨炊洙曰吏晨炊蓐食○師曰特三節度屯兵於此以禦慶緒兵敗無丁可抽故老嫗請赴河陽之役以供炊爨而已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垂老別

王深父曰軍興之甚至於老者亦介冑則又甚於閔左之戍矣

四郊洙曰一作方未寧靜洙曰曲禮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蘇曰衛隆吾宗世業儒值此難[illegible]子孫不慣操戈陣亡皆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洙曰一作肉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洙曰左思詩長揖歸田廬酈食其長揖高祖老

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蘇曰王父偃此行斷當不復歸矣五其出詞與物多件還聞勸加餐古詩努力加餐飯古辭上言加餐食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洙曰史思明傳李光弼出土門收常山郡郭子儀以朔方蕃漢二萬人自土門而至常山軍威遂振○趙曰時土門杏園設備以待史思明時思明已叛安慶緒自立為帝矣與天寶十五載潼關既潰之後思明為安祿山攻王門陷常山時事皆相遠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人生有離合豈擇衰盛洙曰一作老端憶昔少壯日遲廻竟長歎洙曰鮑照臨路獨遲廻萬國盡征戍洙曰一云東征烽火被岡巒洙曰蜀都賦岡巒糺紛盧諶詩岡巒鬱茂樹鮑照烽火入咸陽積屍草木腥洙曰晉天文志大陵中一星曰積尸明則死人如山○蘇曰禍亂累年兵戈不解積屍徧野草木皆腥瓜騎烏肥流血川原丹洙曰揚子川谷流人之血原野厭人之肉西都平原赤何鄉為樂土洙曰詩適彼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洙曰曹植詩哀哉傷肺肝又顏含逢

室十二子仲宣喟然傷心肝列子曰比宮子死其逢居若廣廈之陰
○蘇曰張約過金陵回首淚不能止心肝摧折○師曰痛念國家
急難征戍烽火何燃不有王召豈能獨安不虞哉不敢槃桓義也
惕然傷別者仁也詩之意不忘仁與義此甫幾乎國雅之旅矣

無家別

之王深父曰先王子恩困窮苟推其所不忍離之於其所忍則天下無敗亂之兆矣此詩向
為作也○師曰甫詩言無家者蓋痛別不成家訴爾

寂寞天寶後 魯訔曰天寶明皇年號也 園廬但蒿藜 洙曰喪亂園廬殘破也 我
里百 洙曰一作萬 餘家 世亂各東西 存者無消息 死者為
洙曰一作委 塵泥 蘇曰梁陳賢愚貴賤一死皆為塵泥造化豈有彼此之異 賤子因陣敗 歸
來尋舊蹊 洙曰一作谿 久行見空巷 日瘦氣慘悽 薛曰□□家累□
飢腸□悽慘瘦 但對狐與狸 豎毛怒我啼 洙曰苦寒行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言
田里荒蕪人跡罕少惟狐狸爾 四鄰何所有 一二老寡妻 洙曰四鄰所居之鄰近也人多
死于征役所居者惟寡婦爾孑而子老而無夫曰寡 宿鳥戀本枝 安辭且窮棲 洙曰

安一作敢人情之戀故鄉如宿鳥之戀本枝也雖窮棲且安寧矣
言人情之安土也唐太宗爲太原父老曰飛鳥過故鄉猶躑躅況
朕少小所遊之鄉里乎王正長人情舊
鄉客鳥思棲故林顏延年刻意藉窮棲方春獨荷鋤洙曰陶
潛詩有
荷鋤倦○斯曰荷下可切負荷也○蘇曰潘易見陸機曰今天下
三分兵戈蠶食吾當獨荷鋤山谷采芝木養此衰朽不復有意於
世間
事也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鞞洙曰張景
陽人間鼓
鞞聲○鄭曰府移切
又薄迷切鞞助鼓節雖從本州役曾曰盧諶詩肯謂鄉
曲轝誓猶充本州役內顧
無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蕩盡鄭曰
盪徒
沆切○劉曰謝靈
運家鄉皆蕩盡遠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
谿生我不得力蘇曰陳涉以言父母生我不得力吾試憑三
尺逐秦鹿使羣兒流目看有五富貴見幽谷碑終
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爲蒸黎洙曰傷不得養父
母○師曰昔宣王
中興勞來還定安集之而鴻鴈之民獲安其居今肅宗中興使民
無家而至於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其視周宣之安民不亦厚顏也
哉觀甫詩持政之美
惡皆可得而知也

留花門

鮑曰按唐志甘州有留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鶻衙帳是年八月廣平王爲元帥以朔方吐蕃回紇諸兵討賊公逆知其害故言變回紇折卒曰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言其爲農桑害也○趙曰花門即回紇之別名也

北門洙曰一作方天驕子飽肉氣勇決洙曰門一作方前漢匈奴傳單于遣使遺漢書曰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爲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闓大關取漢女爲妻歲給遺我糵酒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又匈奴居北邊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而已矣高秋馬肥健洙曰前漢匈奴傳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趙充國曰秋馬肥變必起矣李廣以臨右北平盛秋師古曰盛秋馬肥健恐虜爲寇也挾矢射漢月自古以爲患洙曰贊曰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爲患也嚴尤曰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以來匈奴爲害最甚桀驁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四子講德論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強者也天性桀驁習俗桀暴賤老貴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彎弓射飛獸云云詩人所歌自古患之如此也詩人厭薄伐洙曰周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言逐出之

脩德使其來羈縻固不絕沐曰語遠人不服脩文德以來之贊曰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由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揚雄書曰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也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

胡為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沐曰王莽贊曰聖王之驅除云爾蘇林曰王莽為光武驅除也驅逐蠲除以待聖人也

公主歌黃鵠沐曰西域傳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曰必先納聘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漢元封中遣江東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為備官屬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為左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右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為黃鵠歸故鄉天子聞而憐之○趙曰乾元元年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嫁回紇可汗故云歌青鵠

君王指白日誅曰詩大車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皦白也我言之信有如皦然之白日指白日以為誓盟約

連雲屯左輔

百里見積雲誅曰三輔故事馮翊輔也翊佐也左輔馮翊郡也○趙曰此指言回紇留左輔之為害也長戟

鳥休飛蘇曰呂布曰長戟霜戈鳥亦不能飛度矣人何患耶哀笳曉幽咽田家最

恐懼麥倒桑枝折誅曰講德論收秋則奔狐馳兔獲刈則顛倒趨仆驚鳩遺札士屢犯魏羌哥舒翰傳吐蕃

至麥熟時率部衆至積石軍穫取呼為吐蕃麥○趙曰時殘害麥與桑故田夫懼之莎死臨清渭誅曰

莎苑馮翊郡界泉香草豐潔蘇曰王臻至渼陂愛其泉香草不豐秀遂編茅讀書精通三傳渡

河不用船千騎常撇烈誅曰一云滅没胡塵踰太行誅曰太行山名古詩

驅車太行道也雜種抵京室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誅曰丘希

範書姬漢舊邦無取雜種王深父留花門序云肅宗之復兩京藉回紇之師助焉雖幸成功而朝野更被其毒語曰人無遠慮必有

近憂以天子之尊推誠仗順集中國之智力滅一狂賊豈有不足哉不忍須臾之逆顧引寇虜入於腹心之地卒不免禍其社稷昔

厖耳所謂飲鴆救渴此詩盡憂其事其後陸贄賀吐蕃抽軍不助討泚亦此云

塞蘆子王深父序云徹其西備而爭利於東非所以固國者也

五城何迢迢洙曰沈存中云延州今有五城説者謂舊有東西二城夾河對立商萬典郡始展南北東三關乃知天寶中有五城謂商始展非也鮑曰唐志延州延昌縣北有盧子關又夏州注長慶四年節度使李祐築烏延宥州臨塞陰河陶子盧、塞、蘆子叢五城名也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洙曰文六年知秦之不復東征城內空荊杞洙曰阮嗣宗詩堂生荊杞思明割懷衛洙曰史思明雜種胡人也天寶十四年隨安祿山反河陽懷衛盡陷於賊秀巖西未已洙曰高秀巖哥舒翰麾下將也後爲思明將可東節度使降肅宗帝迴略大荒來洙曰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也崤函蓋虛爾洙曰賈誼贊秦孝公據崤函之固師古曰崤謂崤山今陝縣東二崤是也函谷今桃林縣南洪溜澗是也虛言其無備禦寇爾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賊起洙曰岐一作須近聞昆戎徒爲退三百里對曰肅銑幽衛人戰日退三一日里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誰能叫帝閽胡行速如鬼洙曰時官兵上知東討收復河洛而不知蘆子之可

塞公灑有乘隙而起者故有此作○洙曰揚雄甘泉賦選巫咸兮叫帝閽

洗兵馬 洙曰收京後作

中興諸將收山東 趙曰山東河北也安祿山反先陷河北諸郡至二京已復慶緒奔于河北之後史思明等降而諸郡漸復矣故公今詩云中興也 捷書日報清晝同河廣傳聞一葦過 洙曰衞詩誰謂河廣一葦航之 胡危命在破竹中 洙曰晉杜預傳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 秖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方無限功 趙曰指言郭子儀也素為朔方節度使時專任子儀故云 京師皆騎汗血馬 洙曰汗血事見前詩 廻紇餧肉蒲萄宮 洙曰張耳傳如以肉餧虎何益三輔黃圖曰漢有蒲萄宮○趙曰汗血馬出大宛盍訖馬也皆騎汗血馬以言回紇騎胡馬之多○洙曰餧肉出張耳傳如以肉餧虎何益則視回紇為虎以言強暴為患也○孝祥曰蒲萄宮見景龍文館記云中宗召近臣宴東蒲萄園奏以宮樂謂此類耳 已喜皇威清海岱 洙曰禹貢海岱惟青州 常思仙仗過崆峒 洙曰玉几長業崆峒有順風之請廣成子在崆峒山黃帝

順下風膝行進而問道

三年笛裏關山月洙曰虞羲胡笳関下思羌笛隴頭鳴○黃曰風月者平時可娛之物臨風對月足娛人意關山若家鄉所在也

萬國兵前草木風修可曰周王褒燕歌行云無復漢地關山月唯有漢北薊城雲也○蘇曰趙肅萬國兵革振動如鳴風偃草木北悲聲非一

成王功大心轉小洙曰文王小心翼翼時成王爲元帥○鮑曰乾元元年既封俶爲成王

郭相謀深古來少洙曰郭子儀也

司徒清鑒懸明鏡洙曰言李光弼

尚書氣與秋天杳洙曰指言漢固懷恩○蘇曰晏子歸謂諸大夫曰司寇氣論杳若秋天明月誰可量其遠近高下○趙曰尚書指言王思禮本傳長安平思禮先入清宮收東京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迋子之以尚書爲房琯非是○劉曰按至德元載十月琯用車戰以敗二載琯罷相卒於琯邠州刺史舊詩注作懷恩非是○秦曰據本傳復兩京懷恩雖有功止詔加鴻臚卿其後乾元二年方召入爲工部尚書今公詩是收復兩京後豈却是懷恩耶

二三豪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

東走無復憶鱸魚彥輔曰張翰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蓴羹鱸魚遂命駕東歸吳郡人號爲江東步兵矣

南飛覺有安巢鳥洙曰古詩越鳥巢南枝曹子建詩願隨越鳥翻翩南翔○趙曰曹

孟德詩烏鵲南飛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趙曰乾元元年正月上皇授皇帝以傳國璽此時衣冠併入而定矣故公今詩云紫禁紫宮之禁也蓋以紫微帝座得名鶴駕通霄鳳輦備洙曰謝希逸收華紫禁○蒼崖曰右按漢宮闕疏白鶴太子之所居凡人不得輒入○魯曰劉向列仙傳云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來於此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故後世稱太子之駕曰鶴駕宮曰白鶴禁曰鶴禁雞鳴問寢龍樓曉洙曰一作虬文王世子雞初鳴而問寢○趙曰文王為太子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無已曰文選王融字元長曲水詩序曰儲后睿哲在躬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注龍樓漢太子門名也○安石曰沈文敬故安陸昭王碑文曰式常儲命允膺吉選博綜之苑載陣龍樓之門以峻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為侯王洙曰揚子攀龍鱗附鳳翼乘天僩時攀附而立功名皆有恩蔭汝等豈知蒙帝力洙曰莊子曰帝力於我何有哉時來不得誇身強關中既留蕭丞相洙曰蕭何餉饋不絕糧道幕下復用張子房洙曰高祖

曰運籌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謝宣遠張子房詩婉婉幕中畫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
尺鬚髯蒼蘇曰謂張鎬也蕭嵩薦之曰用則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叟耳○十朋曰東坡云久困江湖不見偉人昨
在金山勝元發以扁舟破巨浪出船魏然使人神聳好个没興底○洙曰唐舊史云蕭昕與鎬友善表薦之曰如鎬者用之則為王
者師不用則幽谷之叟爾玄宗擢鎬為拾遺不數年出將入相徵起適遇風雲會洙曰二十八將
論咸能感會風雲扶顛始知籌策良洙曰語顛而不扶青袍白馬更
何有定功曰庾信哀江南賦日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後漢今周喜再昌寸地尺
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洙曰丘希
範書白環西獻楛矢東來顏延年歌亘地稱皇璽天作主月氏來賓丹際奉王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佩復道
諸山得銀甕洙曰禮運山出器車注器車謂若銀甕丹甑隱士休歌紫芝曲
安石曰皇甫謐高士傳秦世道滅德消坑黜儒術四皓於是退而
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
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兮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
又商洛隱地肺山秦滅漢高帝徵之不至深入終南山不能屈也

詞人解撰河清頌 歐陽曰鮑照字明遠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瑞照為河清頌○趙曰公詩言此者是歲既收京而於七月嵐州合關河黃河三十里清如水蓋收京之祥實事也 田家望望惜雨乾 鄭曰音乾切 布穀處處催春種 洙曰布穀鳴鳩也○趙曰楊惲云田家作苦故對布穀催耕之 淇上健兒歸莫懶 晁曰時思明餘黨未殄故衛相等州尚留兵屯故用有淇上健兒之句 城南思婦愁多夢 洙曰東山詩三章言室家之望女也婦嘆于室 安得壯士挽天河 洙曰梁沈約詩安得壯士駐奔彼後漢李元九歌安得壯士翻日車○蘇曰蜀相劉文靜曰方今鼎足宇宙饑居黎泯烏得五丁壯士挽回天河洗滌天下之甲兵車書一同凶器長不用皇天后土豈不知區區之誠哉孔明賢之 淨洗甲兵長不用 洙曰武王伐紂大雨洗兵

往在

往在西京時胡來滿彤宮 魯曰胡祿山也 中宵焚九廟 洙曰天子九朝○趙曰彤宮天子之宮也天子七廟而王莽增為九廟公云九廟以其盛者言之也此篇首述明皇天寶十五載安祿山陷長

安也雲漢爲之紅觧尾飛十里總帷紛曾空洙曰總帷朝中素帷

也疚心惜木主一一灰悲風洙曰疚心心如有疾也木主神主也史記武王伐紂載木

主而行合昏排鐵騎清旭散錦驂洙曰一云幪。鄭曰驂亡東切驃子也。修可曰古

樂府紫騮馬出玉鞍繡纏騣金鞍覆錦幪錦幪鞍帕也賊臣表逆節相賀以成功是

時妃嬪戮連爲糞土叢洙曰王照君呼音爲匣中玉今爲糞土叢當宁陷玉

坐洙曰玉坐帝坐也時祿山及吐蕃兩陷京也天子出奔。趙曰天子當宁而立謝玄暉銅雀臺詩玉座猶寂寞舊注言吐

蕃陷京邑則代宗事非是玉座帝座也時祿山及吐蕃兩陷京邑天子出奔也白間剝畫蟲定功曰何平叔

景福殿賦皎皎白間離離列錢晨光內照流景外延張銑注曰白間牕也以白塗之畫以錢文猶言綺疏青瑣之類。師曰白間爛

壞也畫蟲書雉以飾之不知二聖處洙曰玄宗肅宗私泣百歲翁車駕既

云還楹角欻穹崇洙曰代宗自陝還失修九廟楹角剩楹也魯丹楹刻桷也。趙曰此述肅宗至德二

載復京師也舊注又以代宗廣德元年十二月事亂之矣左傳丹楹刻桷也。師曰欻忽也穹崇高貌故老復涕

泗祠官樹椅桐鄭曰椅於宜切梓類。師曰守祠之官種此木將以興禮樂宏壯不如初已見帝力雄洙曰時屢遭喪亂國力凋敝雖未及未焚之前而已見帝力之雄矣前春禮郊廟祀事親聖躬趙曰此述乾元元年朝享于太廟有事于南郊也微軀忝近臣黃曰甫爲拾遺諫官得以親近天子故曰近臣景從陪群公鄭曰景於景切從才用切。洙曰廣德元年吐蕃陷京師代宗幸陝是年子儀收復帝還京二年春享廟及郊新舊唐史皆不載甫官。夢符曰右按文選東都賦云天官景從祲威盛容登階捧玉冊洙曰玉冊冊文也峩冕耿洙曰一云聆金鍾趙曰聆舊本作耿非也聆蓋言聆金奏也峩冕聆金鍾則奉祠者具法服也侍祠恧先露鄭曰恧女六切慚貌掖垣邇濯龍洙曰侍祠之官恧暴露撫假濯龍門卽宗廟未至全備爾。夢符曰右按後漢桓帝祠老子於濯龍宮以文罽爲壇飾黃金爲釦器設華蓋之座。趙曰得預其事者爲榮其有合預侍祠而不幸先露所以慚恧矣史有先朝露以言臣之不幸也紫垣者紫掖之垣也濯龍池名也薛綜注藏洛陽圖經曰濯龍池名故歌曰濯龍望如海河橋渡似雷天子惟孝孫五雲起九重洙曰韓愈賀慶雲表按沈約宋書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

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昱曰湛恩幸論九重與絕**鏡奩換粉黛**昱曰奩音廉盛香器又鏡奩也**翠羽猶夸朧**洙曰光烈陰皇后名麗華崩葬原陵明帝性孝愛追慕無已時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按曆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帝令百官採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慟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趙曰鏡奩乃伏后廟神御之物也翠羽乃飾神御之物也出曹子建詩或拾翠羽**前者厭羯胡**洙曰明皇祿山陷長安**後來遭犬戎**洙曰代宗吐蕃陷長安

俎豆腐洙曰一云爛**膻肉罘罳行角弓**鄭曰罘房尤切罳息新慈切○蒼頡曰漢書文帝紀云七年夏六月未央宮東闕罘罳災崔豹古今注云罘罳屏也罘者復也罳者思也言臣朝君至屏外復思所奏之事於其下顏師古注云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一曰屏也又禮記云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注云屏謂之樹今浮思也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為之矣按唐蘇鶚演義稱罘罳織絲為之輕疎浮虛象羅網交文之狀蓋宮殿簷戶之間也乃引文宗實錄云太和中甘露之禍羣臣奉上出殿北門裂斷罘罳而去又引溫庭筠補陳武帝與王僧辯書云罘罳晝卷閶闔晨開為證皆非曲閣屏障之意反以崔豹師古之徒為大誤又按段成式酉陽雜俎稱上林間多呼殿榱桷護雀網為罘罳其成誤也

如此乃引張揖廣雅曰復思謂之屏又王莽性好時日小數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罘罳曰使民無復思漢也又按魚豢魏略曰黃初三年築諸門闕外罘罳為謚反以鋒鍔之說為大謬余謂二說皆通以罘罳為網則結繩為之施於宮殿簷霤之間如蘇鶚之說是也以罘罳為屏則刻木為之施於城隅門闕之上如成式之言是也然就二說之中段氏之說為長按五行志注云罘罳闕之屏也玉篇云罘罳屏樹門外也又曰罘罳罳也但屏上刻為之其形如網罟之狀故謂之罘罳音浮思則取其復思之義耳漢西京罘罳合版為之亦築土為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于今郡國廳前亦樹之

安得自西極申命空

山東盡驅詣關下士庶塞關中主將曉逆順元元歸

始終

趙曰言令始終歸順為王之臣也

一朝自罪己

洙曰見思罪己詔注○趙曰禹湯罪己

其興也勃焉

萬里車書通

余曰記中庸天下書同文車同軌後漢光武車書共道

鋒鏑供

鋤犂征伐聽所從

趙曰供鋤犂則以兵器為農器也聽所從則不復拘留之以為征戍而聽其所從或為農或為民也

冗官各復業

蘇曰黃忠放冗官賴材盡歸農業免虛耗府庫

士著還力農

鄭曰著直略切○趙曰當用兵擾攘之際有冗監為官者各令復業士着戶口前日失耕種者今還力穡以為農也

君臣

節儉足朝野懽呼同洙曰呼一作娛食貨志安民之道地著爲本張景陽詩昔在東都時朝野多歡娛中興似國初繼體如大宗端拱納諫諍蘇曰趙襄子請復端拱開納諫諍計直之臣和風日中融赤墀櫻桃枝隱映銀絲籠千春薦陵寢永永垂無窮洙曰薦桃言奉宗廟無所窮極也○定功曰月令仲夏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注櫻桃也漢惠帝出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春秋有嘗菓方今櫻桃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唐李綽歲時記四月一日內園進櫻桃寢廟薦訖頒賜各有差京都不再火涇渭開愁容歸號故松栢歐曰使京師莫救涇渭之民頓窮愁容得以歸號墳墓也老去若飄蓬趙曰庾信燕歌行云千里飄蓬典役根○歐曰惟甫衰老若飄蓬然不獲還故鄉故自傷也

青絲

青絲白馬誰家子洙曰樂府有白馬篇梁呉均白馬黃金鞴梁元帝死時青絲鞚○趙曰青絲所以言鞚也南史侯景傳初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及景之叛乘白馬青絲以應讖麤豪且逐風塵

起洙曰風塵喻亂離也○鮑曰豈懷恩之反有從亂者也○趙曰風塵多以言征戰言盜賊而云逐風塵則乘此為盜者

不聞漢主放妃嬪洙曰誅貴妃也近靜潼關掃蜂蟻趙曰此公戒豁龍纂子六辭殿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即為齏粉期齏祖稽切○洙曰齏粉言破碎若齏粉也○趙曰告以必破亡之語也齏粉出莊子云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齏粉夫齏之為言若以為齏粉之為言散全物為屑舊注謂破碎若齏粉非是未如面縛歸金闕洙曰如又作知欲其歸降天子也左傳克許許子面縛銜璧萬一皇恩下玉墀洙曰時降者皆受節鎮河北之患自此起矣○趙曰欲以悔過歸命而庶幾皇恩寬宥之也此篇○蔡伯世曰以為五谷盜賊事其說是按通鑑廣德二年吐蕃入長安諸軍亡卒及鄉曲無賴相聚為盜丁巳以太子賓客薛景仙討之所以有殿前兵馬破汝時之句也○師曰青絲為絡頭龍家且逐風塵起謂祿山反不逞之徒皆起附為亂漢王放妃嬪喻肅宗誅楊貴妃斥宮人也近靜潼關掃蜂蟻哥舒翰守潼關為賊所破遂陷兩京肅宗以義兵收復兩京如掃蜂蟻然殿前兵馬乃神策軍天子親征群盜望風而散恐碎若齏粉不始前期肯縛歸降京師尚有見赦之理時賊黨無來降者復授以節鎮然唐之世藩鎮跋扈者蓋由此也

近聞

近聞犬戎遠遁逃洙曰說文解字曰赤狄本犬種也故字从犬子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敺畜產遠遁逃蕭望之白狄遁逃竄伏○趙曰犬戎此指言吐蕃也牧馬不敢侵臨洮洙曰臨洮郡名也賈誼過秦論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蘇曰班超鎮西醜虜犯塞不敢南向牧馬○趙曰今之洮州也渭水逶迤白日淨隴山蕭瑟秋雲高趙曰選有紆餘逶迤翁茸蕭瑟崆峒五原亦無事此庭數有關中使洙曰言通和也○趙曰突厥通好也或云回紇等不附吐蕃亦遣使中國其說亦是以聞贊普更求親洙曰贊普吐蕃也○費符曰右按唐吐蕃傳其俗謂強雄曰贊大夫曰普故號君長贊普今西域有鐵浦者即贊普之聲訛而爲鐵通也○趙曰先帝昔甞和親以公主嫁贊普矣吐蕃本西羌屬其俗謂強雄曰贊貴大夫號君長曰贊普舅生和好應難棄

漁陽彥輔曰時祿山平以雍王适領范陽盧龍節制而不出閤○趙曰按通鑑十月以雍王适爲天兵馬元帥舊注以雍王受節制而不出閤非是

漁陽突騎猶精銳鮑曰光武曰吾聞漁陽上谷突騎天下精兵○趙曰此指雍王所統之兵○脩可曰引漢光武謂馬武曰吾聞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又引唐六典注蔡邕曰冀州強弩幽州突騎天下之精也其說是

赫赫雍王都節洙曰作前制猛將飄然恐後時本朝不入非高計洙曰祿山已破而朝廷不能革其積敝復以盧龍授蕃鎮故李懷仙朱滔之屬得以跋扈竟不爲朝廷所有也○蘇曰李靖西羌犯塞若不深入虜庭擣其巢穴實非高計○趙曰按編年通載十月雍王适大敗史朝義將以汴州降十一月許高等皆以五州降是歲公在梓聞雍王之勝尚聞河北猶未有入朝者故告諭諸將等飄然而來已爲後時而乃不入本朝豈高計乎舊注殊不考按乃云祿山已破而復以盧龍受藩鎮故李懷仙朱滔之屬得以跋扈非也按朱滔反乃是德宗建中三年李懷光反乃是德宗興元元年以雍王适爲雍王遇李懷光爲懷仙此皆顛倒錯亂疑誤學者此不得不辨也

祿山北築雄武城舊防敗走歸其營繫書請問燕耆舊今日何須千萬兵洙曰按新書言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乃築壘范陽北號雄武城峙兵積穀○趙曰魯仲連繫書約矢以射聊城中也此篇上兩句與往事以徵警之也言祿山初爲是計而竟不保耳

黃河二首

鮑曰黃河北岸海西軍胡人高鼻動成羣謂吐蕃入寇舊注謂祿山非也黃河西岸是吾蜀鄭公軍也謂嚴武之戰舊注謂明皇肅宗非也

黃河北岸海西軍椎鼓鳴鍾天下聞鐵馬長鳴不知數胡人高鼻動成羣洙曰祿山之反皆漁陽突騎及所養同羅降奚契丹曳落河并誘置諸蕃皆胡騎也○趙曰黃河之北大海之西則河北一帶之州郡也此篇言椎鼓鳴鍾射而如此至使胡人動成羣而來斯乃罪其不能致力於禦之乎李陵重報蘇武書云吟嘯成羣聽之不覺淚下

黃河西岸是吾蜀欲須供給家無粟願驅衆庶戴君王混一車書弃金玉洙曰時明皇在蜀肅宗起靈武○趙曰此篇憫蜀人困於供給而終之以願君王之無後棄也如傳云不寶金玉之義

自平

自平宮中呂太一洙曰呂太一代宗時爲廣南市舶使逐刺史張休而反○蘇曰自平宮中呂太一出莫曉其義而妄者以謂唐有自平宮偶讀玄宗實錄有宮中呂太一叛於廣南故下有南海收珠之句○定功曰宮中當作中官是舊唐史帝紀收珠南海千餘日近供生犀翡翠稀洙曰時太一反賦不上供也復恐征戍干戈密蠻溪豪族小動搖蘇曰蘇轍今黔旋蠻兒小有搖動亦須數年不止兵革日平世封刺史非時朝洙曰時溪洞蠻酋歸順者皆世授刺史蓬萊殿裏諸主將才如伏波不得驕趙曰言故輩才如馬伏波可以辨征南之事而輒不得驕悍也○師曰東坡嘗云讀杜詩不識太一之義及睨拾遺見有呂寧爲太一宮使領廣南市舶逐刺史張休而叛乃曉太一非人名宮號也廣連蠻洞守官者不務懷輯則羣蠻相率而叛珠璣犀象翡翠之類所以不來貢也自平呂太一之後節制者得其人是以南海收珠凡三載矣近來供貢稀少復恐鎮守者不能懷柔妄舉兵征誅羣蠻旣羣蠻不復來貢矣唐之太宗之時應溪洞來歸者皆封刺史不以時朝不比內諸侯姑務羈縻而已是以蠻洞畏威懷德蓋太宗時諸將之才率類馬援故不敢驕慢恃命傷今不然昔漢馬援爲伏波將軍羣蠻畏服

歲晏行

歲云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雪中漁父天寒網罟凍莫徭射雁鳴桑弓定功曰隋地理志長沙郡雜有夷蜑名曰莫徭自言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爲名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大傷農洙曰穀貴則傷民穀賤則傷農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軸茅茨空洙曰言在位者不知爲政但厭酒肉而已詩大東小東國困於役而曰杼軸其空注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然也楚人重魚不重鳥洙曰一作肉〃蘇曰風俗通云吳楚之人嗜魚鱉不重禽獸之肉汝休枉殺南飛鴻況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洙曰唐制授人以口分世業田凡授田者丁歲納粟稻謂之租用人之力歲不過二十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時民力困故於是有鬻男賣女以還租庸調者往日用錢捉私鑄今許洙曰一云來鉛錫和青銅刻泥爲之最易得好惡不合長相蒙洙曰唐制盜鑄錢者死没其家屬至天寶開盜鑄益甚雜以鐵錫無復錢

形號公鑄者爲官鑪錢。師曰長柏蒙謂上下相蒙蔽無復糾察也萬國城頭吹畫角此曲哀怨何時終

蠶穀行

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洙曰時盜賊充斥天下皆用兵也焉得鑄甲作農器修可曰家語載回曰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使鑄戟以爲農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盡耕蠶亦成不勞烈士淚滂沱男穀女絲行復歌洙曰揚子雲言政之思數而以男子畝婦人桑爲思至於行復歌則人樂其政可知矣。趙曰烈士見平日牛不得耕又蠶無所成則涕淚滂沱今乃見牛耕而男穀蠶成而女絲則喜而行歌焉乃主烈士言之也舊注引揚子之說自爲昏惑。師曰時寇盜徧天下男廢耕女廢織故傷今而思古

折檻行

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洙曰房玄齡魏徵也唐書初太宗爲

秦王既平天下乃銳意經籍於宮城之西開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於是以杜如晦房玄齡並以本官兼弘文館學士圖其形狀曰題爵士命褚亮爲像贊藏之書府號十八學士給五品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于閣下預入閣者時人謂之曰登瀛洲

青

襟背于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洙曰時方貴武而賤文也○定功曰魏寵德每戰每陷陣與關羽交戰射羽中額時德常乘白馬羽軍時謂白馬將軍若雷電則言馬之駿騾大意言武人之寵幸故其威勢如此

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洙曰朱雲請上方斬馬劍以斬佞臣張禹帝怒將雲下欲斬之雲攀檻檻折後欲理檻帝曰勿理故以旌直臣也○修可曰左太冲魏都賦造文昌廣極棟宇之規模顯豐麗階陷嶙峋注嶙峋高也○鄭曰嶙嶙玲瓏思疊遶切深崖皃虔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洙曰虔謂德宋璟也言互以正救爲心張嘉貞代璟爲相閱堂披見其危言讜議未嘗不失声歎息也

天邊行

天邊老人歸未得蘇曰陳秀漂泊西平秋月自嘆鴻燕皆歸天邊老人尚困逆旅悽愴日暮東臨大江哭隴右河源不種田胡騎羌兵入巴蜀洙曰

大曆中吐蕃三道入寇誡其衆曰吾要蜀川為東府連陷郡邑二而士庶奔亡山谷○趙曰廣德元年吐蕃陷隴右而河源不鍾矣十二月陷松維保三州則八邑蜀矣

洪濤滔天風拔木洙曰洪濤滔天言民罹昏墊也項王圍漢王之風拔木

前飛禿鶖後鴻鵠趙曰鶖音秋水鳥也九度附書向洛陽

十年骨肉無消息師曰甫客居天邊遭兵馬之亂歸鄉不得寧不悲傷時吐蕃分為三道入寇一自隴右一自河源一自巴蜀田畝廢而不耕蜀中騷動故甫思欲附書鶴鴻鵠奮飛以歸鄉蓋有所不得也洪濤滔天風拔木喻天下兵革不寧民罹墊溺之患也禿鶖鶴九頭鳥

大麥行

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洙曰見崆峒小麥熟注東至集壁西梁洋洙曰集壁梁洋皆蜀地州郡谷問誰腰鎌胡與羌趙曰此又言吐蕃與回紇也鮑明遠東武吟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雞豚豈無蜀兵三千人洙曰一云千人去部領辛苦江山長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還故鄉

師曰古詩云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集壁涔洋四州名時吐蕃入寇四州之民皆奔竄山谷懶饑饉麥惟兼与胡而已時杜鴻漸以蜀兵三千過賊衝突江山險道士卒至有介冑生蟲而不得休息者故云部領辛苦江山長

苦戰行

苦戰身死馬將軍自云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壯士 蘇曰牛繪戰死張光嘆曰天下未安兵戈尚爾遽失壯士仰天悲悼○趙曰伏波漢馬援也吐蕃去冬陷松維保三州則干戈豈便息邪 使我歎恨傷精魂 蘇曰山濤曰嵇中散就誅使我失精神數憤而已 去年江南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雲淚橫臆 鮑曰謂段子璋戰遂州時公與此事送別江上今其人死矣故有感而作遂州在涪江少南故云江南也○趙曰傚李陵与蘇武詩曰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屛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師曰漢馬援為伏波將軍嘗云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唐馬璘讀漢書至此嘆曰使吾祖勳業墜地乎時馬璘与吐蕃戰没失国家壯士甫是以傷之去年江南討狂賊謂於涪江之南討段子璋之亂也時甫与馬將軍訣別把臂今傷其死狄仁傑嘗望白雲孤飛曰

吾親在其下甫悵望去年別処見雲飛故思其人而涙下横胷

去秋行

魯曰時段子璋反於東川

去秋涪江木落時臂槍走馬誰家兒蘇曰王玄見壁景曰彼陣前臂槍走馬往來返逐者誰家小兒得如此俊偉到今不知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洙曰見部曲異平生注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巴人稀鮑曰上元二年四月劍南節度兵馬使段子璋反陷綿州遂州刺史嗣號王巨死之節度李奐奔于城都故詩云遂州城中漢節在蓋傷之也〻趙曰意兵敗績而死亡者多故有巴人稀之實戰場冤魂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師曰部曲行伍部有曲昔漢蘇武使匈奴凡十九年留匈奴中行臥常持漢節時馬犇死於吐蕃持節而死巴人屯守遂州城外吐蕃兵攻遂州巴人死盡故云巴人稀

光祿坂行

山行落日下絶壁西望千山萬山赤洙曰山一作水謝靈運日落山照曜

樹枝有鳥亂鳴洙曰一作棲時暝色無人獨歸客洙曰謝靈運林壑斂暝色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弓射鄭曰食亦切安得更似開元中洙曰一云開元年鄭棨傳信記云開元初上勵精理道不六七月天下大治安西諸國悉平為郡縣行者不囊糧上猶揚厲未已道路即今多擁隔洙曰白日賊多翻是長弓子弟○鮑曰按崔寧傳贊懸初蜀亂山賊乘險道路不通與此詩合

北風

北風破南極洙曰北陰也南陽也北風破南極諭小人道長而見君子道消也朱鳳日威洙曰一作低垂洙曰諭君子不得志洞庭秋欲雪鴻雁將安歸洙曰諭小人道盛而君子無所歸也○蘇曰諸葛瑾曰方今南北鼎沸東西兵革不止冥冥之鴻鴈吾与汝將安歸○趙曰南極所以言楚地北風破南極而鳳威垂洞庭秋雪而鴻鴈安歸此言值時如此於是乎失所也威垂無氣象之貌非惟舊注穿鑿而近有東溪先生云北風悲燕謂寇逐來自北故以為況不知此詩乃大曆三年作也言吐蕃則可豈可更言燕寇之亂王室乎又豈有寇自北來之事乎恐

惑後李不得不爲之辨

十年殺氣盛六合人煙稀洙曰言戎械也○蘇曰劉述曰強秦既衰鹿走中原劉項並起兵戈滿海人煙稀少吾慕漢初老時清猶茹芝洙曰漢初老謂者也○蘇曰漢初老四皓之徒也龐德公云時清物阜吾亦茹芝之木○趙曰自天寶十四年至此十三年矣而云殺氣盛則舉其大數耳商山四皓避秦之亂方漢之初可以出矣而猶茹芝焉則以畏禍之心未能已也

客從

客從南溟來遺我泉客珠珠中有隱字欲辨不成書趙曰此言珠從來不易得其中若有言之者蓋泉客珠事任昉述異記南海有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泣則出珠鮫人即泉仙也又名泉客緘之篋笥久以俟公家須開視化爲血哀今徵斂無趙曰必用泉客珠言其珠從眼泣所出也至於化爲血矣猶慮公家之徵斂而無以供之須與蔡伯世同定此詩乃爲潭州作而東溪先生以爲安史之際不知安史至是已滅七年矣大非也○師曰此詩寓意公家徵斂而索其所無有之物詩云俾出童羖是也

白馬

白馬東北來空鞍貫雙箭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

近時主將戮中夜商洙曰商或作傷於戰蘇曰張儀欺楚上以商於之地○鮑曰商州也崔瀞楚楚世家注在今順陽郡南鄉用水二縣有商城在於水中乃知商於為商州即張儀欺楚王之地也○趙曰此篇記事之作○蔡伯世曰乃潭州詩主將謂崔瓘也公自潭州如長沙而逢亂按九域志衡州北至潭州以公自南而北言之則所見之馬為東北來矣東溪先生誤以主將之戮為祿山之亂而又以白非戰馬昔侯景之亂舉軍皆白馬青袍而謂非戰馬可乎

喪亂死多門嗚呼涕如霰趙曰商於當作傷於按商於山名九虢州與此潭州之亂无相干不可既屈原九歌哀郢篇云涕淫淫其如霰○師曰江文通雜躰詩云日暮浮雲滋陸千淚如線梁簡文帝述羈賦孟夏守節雄風吹甸曉解纜平鄉津涕淫淫其若霰商於楚地此詩所為永王璘敗於楚而作故有中夜商於戰之句

三絶句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鮑曰崔寧傳所書山賊也前年渝州

殺刺史謂段子璋陷綿遂今年開州殺刺史謂徐知道之反有東亂若謂去成都遠不知其故史不書失之羣盜相隨劇虎狼趙曰張孟陽云賊盜如豺虎食人更肯留妻子師曰步將吳璘殺渝州刺史劉卞以反杜鴻漸討平之又部卒翟封殺開州刺史蕭崇之以叛楊子琳討平之兩川盜賊乘隙而發虎狼喻盜賊也劇甚也甫欲其亡上下之分以爲甚於豺狼是以有吳楚之遊

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殘一人出駱谷蘇曰十道至云駱谷道西南界入詳州路蜀將姜維出駱谷圍長安即此也曷蜀鑿屋○趙曰魏至姜維出駱谷圍長安即此谷道也自說二女齧臂時洙曰世說趙飛燕姊弟少貧微及飛燕見召與女弟齧臂而別迴頭却向秦雲哭師曰禄山亂百姓隨玄宗入蜀凡二十一家後出駱谷但存一人飢困蜀亂勒盡用鬬其說自傷妻子皆幸免是以回頭望蜀而哭痛斷民之不得其所也

殿前兵馬雖驍雄鄭曰驍堅堯切縱暴略與羌渾同洙曰時神策軍恣橫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師曰吐谷渾羌之種也殿前

兵馬乃王師正若之師奉辭伐罪以吊其民秋毫無犯時天子命旌麾以三千神策軍彈壓蜀中之亂奈何神策軍橫恣虜掠婦女其戍縣吏甚於盜賊百姓怨之而傷朝廷政治不明縱使殿前之兵擾動良民若此豈所謂王師吊民伐罪者乎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十四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十五

時事下 邊塞 將帥 軍旅附

律詩四十四首

巴山 新添

巴山遇中使云自陝城來盜賊還奔突乘輿恐未廻天寒邵伯樹地闊望仙臺狼狽風塵裏羣臣安在哉 余曰漢武立望仙臺

喜聞官軍已臨賊寇二十韻

胡虜潛京縣 洙曰虜一作騎鮑明遠詞陽視京縣○趙曰至德二載子儀以朔方兵敗安慶緒于澧水復京師慶緒奔于陜郡此之謂潛京縣京縣者京師之縣也 官軍擁賊壕 鄭曰胡刀切 洙曰城濠也 鼎魚猶假息 洙曰鼎魚以蟻言雖假息終不能逃死○趙曰南史丘遲與陳伯之書云首鼠猜貳部落携離方當繫頸蠻邸

熙帝徙所將軍魚遊於鼎湖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

穴蟻欲何逃 趙曰異苑曰桓謙太元中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槊乘具裝馬從埳中出縁机登竈尋山道士令以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穴中

帳殿羅玄冕 沬曰以帳為殿羅玄冕言君臣聚謀○趙曰奥肩曲水㸃向曰回川入帳殿玄冕偽大夫之服言羅者羣臣侍之不一也

轅門照白袍 沈曰周禮以車轅為門梁陳慶之所統之兵悉着白袍所向披靡

秦山當警蹕 趙曰肅宗在鳳翔也○沈曰前漢出稱警入稱蹕比行人也

漢苑入旌旄 沬曰言内地漸復○趙曰兵往長安也漢苑者上林苑也

路濕 沬曰一云路失

羊腸險 沬曰羊腸坂也在太行天下之險也光武賛金湯失險○趙曰慶緒弑父之年光弼敗其衆于太原郡今杜公所謂羊腸者指太原非太行山也○沈曰皇甫謐地書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

雲橫雉尾高 沬曰崔豹古今注高宗有雉雊雉服章多用翟羽故有雉尾扇○趙曰天子所在雲橫其上如黃帝戰于涿鹿之野上常有雲氣

五原空壁壘 沬曰五丈原地名近長安時賊退散故壁壘空○趙曰長安縣之外有畢原白鹿原少陵原高陽原細柳原正得原謂之五原也舊注謂五丈原非是

八水散風濤 沬曰関内八水一涇二渭三滻四灞五澇六滈七澧八潏散風濤言寇亂衝平○趙曰言風濤

止息之意今日看天意遊魂貸爾曹乞降那更得尚詐莫

徒勞趙曰賊窘則乞降黠則尚詐今安賊既爲官軍所臨欲望如是不可也元帥歸龍種司

空握豹韜趙曰至德二載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往收長安是爲代宗也以司空郭子儀副之太公六韜有

豹韜也前軍蘇武節洙曰軍一作旌蘇武至海上杖漢節旌毛盡落言前軍皆守節之士左將

呂虔刀洙曰晉書呂虔爲刺史有佩刀相者曰三公可佩虔乃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以卿有公輔之量

故相贈也言左將皆輔相之才兵氣回飛鳥洙曰羽檄賊鳥不及飛戢不得過言其疾也○趙曰言氣之陵厲可

替飛鳥回也回如回天之回舊注所引非威聲沒巨鼇洙曰威聲雄重○趙曰巨鼇負頭之沕威聲所加乃

至沒之甚狂賊懾服之意戈鋋開雪色洙曰東都賦戈鋋彗雲注云鋋也○鄭曰鋋時連切小矛也弓

矢向秋毫洙曰秋毫言極末也弓矢向言雖微必中天步艱方盡洙曰詩天步艱難時

和運更遭趙曰選云曹游嘉運誰云遺洙曰一遺作貴毒螫洙曰一作萬丐京賊蕩亡秦之

毒螫四子講德論曰秦之時處位任政者並煽毒螫說文螫行毒也遺無遺也已是沃腥臊洙曰如以湯沃

夫蹕縣也漢書梁冀張辟眷想洙曰一作思丹墀近洙曰言將收復後坐朝也丹墀以丹漆塗之○趙曰
言回駕有司還之勞也神行羽衛牢趙曰神行天子之行也羽衛係羽之衛牢則安而無警也花門
騰絕漠洙曰燕山銘經磧鹵絕大漠拓羯渡臨洮石曰臨洮郡名○鄭曰十道志洮郡秦漢魏置
皆吐谷渾所處此輩感恩至羸俘何足操洙曰言回紇感恩而助順其勇鋭所向無前○
趙曰時用胡方安西回紇等兵今言花門則紇是也拓羯安西是也言其喜來助順也羸俘者也羸之俘虜○師曰此輩感帝德以
兵騰虜爭來助唐討賊然賊已係羸不足執也鋒先衣染血洙曰太宗平劉武周射臨矢石血灑兩袖○趙曰梁
武帝謂張稷有衣染天血之語騎突劍吹毛洙曰吹毛言其利也古有吹毛之劍喜覺都城
動悲吹子女號家家賣釵釧只待獻春醪洙曰董卓傳酧呂布殺卓驗
賞放書以公宮階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指慶者填滿街肆

喜達行在所三首彥輔曰更始立光武爲蕭王悉令罷兵詣行在所蔡邕獨斷曰天子
以四海爲家謂所居爲行在所時子美自京竄至鳳翔

西憶岐陽信洙曰岐陽在鳳翔西左傳成王有岐陽之蒐○鄭曰十道志岐陽漢扶風杜陽之地無人

遂却迴眼穿當落日心死著寒灰洙曰庚桑楚曰心若死灰別賦骨肉悲而心死

○趙曰岐陽乃鳳翔也公在賊中引首西望欲知鳳翔行在消息惟無人可問徒眼穿心死而已霧樹行相

引洙曰霧一作茂○師曰言甫冒霧露奔行在蓮峯望或洙曰一作忽開洙曰華山有蓮花峯

○趙曰一作連峯謂華州蓮花峯也非是豈有却過長之東經同華之境而來乎當以連山為正○魯曰鮑照詩連山眇雲霧所

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洙曰奔走憔悴故所親驚其老瘦漢書師古曰所親素所親任也

愁思胡笳夕洙曰言陷賊久厭胡笳也蔡琰胡笳且動牧馬悲鳴胡笳動兮邊馬鳴李陵○洙曰胡笳胡人卷蘆

葉吹之一作樂淒涼漢苑春趙曰胡笳胡人所吹則賊兵則火也言漢苑春則追思其在賊中淒涼之時也

漢儀注養鳥獸者通名為苑繼春而淒涼言殘敝也生還今日事後漢班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上書請超曰

丐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間道暫時人洙曰間道也言伺間隙之道而行班超從間道至疏勒○師曰暫時

人言不取其性命也司隸章初覩洙曰更始以光武行司隸校尉入洛陽人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

延江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

南陽氣已新洙曰後漢光武紀云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遥望見舂陵郭唶曰氣佳哉鬱鬱葱葱○趙曰此二句指肅宗中興也

喜心翻倒極嗚

咽淚沾巾師曰樂極則哀繼之此詩人抑揚之意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洙曰楚詞私自憐兮何極

猶瞻太白雪喜

遇武功天洙曰太白山也武功縣名屬鳳翔○趙曰太白山在郿縣鳳翔之屬縣也武功在唐不屬鳳翔但近鳳翔下公詩所以類言歸行在也○沈曰録異記曰金星之精墜於終南圭峯之西因號爲太白其精化爲白石狀如美玉常有紫氣覆之玄宗開元朝於太寧星臨潜舊邸取其石琢爲像焉

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洙曰公入朝鮮當途之交故言影靜心蘇言憂懼而心蘇也前漢刑法志京師有南北軍屯武帝內增七校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射声虎賁凡八校剏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也

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鄭曰中竹仲反○洙曰凡王室中否而再興謂之中興如周宣漢光武時唐有安史之乱故云

收京三首

仙仗離丹極洙曰謂大駕出幸妖星照玉除洙曰晉天文志妖星一曰彗星二曰孛星
三曰天棓四曰天槍五曰天欃六曰蚩旗七曰天衝八曰國星九
曰昭明十曰司危十一曰天欃彗十二曰五殘十三曰六賊十四
曰獄漢十五曰旬始十六曰天鋒十七曰燭星十八曰蓬星十九
曰長庚二十曰四塡二十一曰地維曹子建曰凝霜依玉除除階
也說文曰除殿階也西都賦曰玉除彤庭○師曰言祿山陷京闕須爲下殿走洙曰世說熒惑入斗天子
下殿走謂避亂不可好樓居鄭曰好虛到切○洙曰一云得非羣盜起難作九重居史記武紀公孫卿曰仙人可見
但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桂觀甘泉作延壽觀焉○
趙曰史記封禪書仙人好樓居今公以仙人比天子也○師曰玄
宗好神仙故有好樓居之句暫居汾陽駕洙曰莊子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釋文云案汾水
出太原今莊生寓言也謝靈運從遊京口北固詩昔聞汾水遊今見塵外鑣聊飛燕將書洙曰史記魯仲
連傳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
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仲連乃為書約
之矢射城中遺將將見仲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定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依然七廟略
洙曰天子七廟○趙曰兵謀謂之廟略蓋謀於廟也今詩所言則在七廟之中所謀畧也○師曰謂復立宗廟也更與

萬方初趙曰與民更始之義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洙曰漢武帝末年下哀痛之詔

羽翼懷商老洙曰漢高祖時戚夫人以寵將移動太子呂后用張良計召四皓使侍太子朝高祖見而問之四人各以姓名對上曰煩公調護太子四人趨去上指示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難動矣商老四皓隱於商山

文思憶帝堯洙曰堯典放勛欽明文思安安又曰聰明文思鄭玄云敬事節用之謂欽照臨四方之謂明經緯天地之謂文慮深通敏之謂思四者皆在身之德○勳曰乾元元年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授皇帝傳國受命寶符公云羽翼懷商老文思憶帝堯謂裴冕杜鴻漸等輔拒肅宗猶商山四皓輔漢太子玄宗傳授猶堯授舜也

叨逢罪己日洙曰罪己詔也傳載文仲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

霑洒望青霄洙曰一云洒淚○蘇曰青園翁曰秦厲未息四海如斯終日洒淚沾衣仰霄漢而已○師曰今覩肅宗能刻責奮勵猶有所仰望也

汗馬收宮闕洙曰漢蕭何傳未有汗馬之勞

春城鏟賊壕鄭曰鏟楚戡切平也○鏟曰謂文鏟則盡削平其迹之義也

賞應歌杕杜洙曰詩杕杜勞還役也一又而勞之者

歸及薦

櫻桃洙曰歸一作福禮月令仲夏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即櫻桃也○所謂朱櫻者是也前漢叔孫通傳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果獻由此興也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洙曰武帝爲霍去病治第第宅也甲第甲猶言甲乙之次第謂第一之第田蚡治宅甲諸第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洙曰班超傳西域平定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師曰此聖主之勳勞人臣不居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諷之之辭

收京 新添

復道收京邑兼聞殺犬戎衣冠却扈從車馬已還宮

剋復誠如此扶持在數公莫令回首地慟哭起悲風

遣憤

聞道花門將洙曰回紇也論功未盡歸自從收帝里趙曰長安也

誰復總戎機蜂蠆終懷毒洙曰左傳君無謂邾小蜂蠆有毒況國乎○蘇曰武蕙朝記張

長謂祿山何曰縣布葦如蜂蠆逐時盤說近人其懷毒之性不革雷霆可震威洙曰賈山傳云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震之以威豈有不摧折者哉○趙曰大意以回紇助順討史懿義恐其恃功驕恣難制故欲早加以威而絕其如此莫令鞭血地再濕漢臣衣洙曰時回紇恃功陵暴此詩之作蓋有所警也○師曰祿山亂回紇以兵助討賊其後恃功桀驁故蜂蠆終懷毒欲帝震之以威無使彼再效祿山之陷京闕也漢書云禁中非刑人轍血之地轍血地指禁中也花門將郎回紇之將

西山三首

夷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洙曰成都記西山冬夏積雪築城依洙曰一作本白帝洙曰白帝城在夔州此西山詩而言築城依白帝恐傳者誤矣轉粟上青天洙曰李白蜀道難難如上青天○趙曰兩句涌義公孫述自號白帝其所築城在高山上本曰白帝城是巳今公言高山之上築城依做白帝所以轉粟之艱難如上青天也蜀將分旗鼓趙曰以吐番陷松維保三州勢迫近蜀故分旗鼓以禦之羌兵助洙曰一作動鎧鋋洙曰一作井泉○鄭曰鎧甚玄切甲也鋋時連切小矛也西南背和

好殺氣日相纏 朱曰時吐蕃陷隴右○趙曰以吐蕃背先帝時盟好而爲寇不已

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 朱曰明皇還蜀後復分東西兩川爲兩節度西山列防秋三戍民罷

于役高適論之不聽 烟塵侵火井 朱曰雪賊火井滅蜀都賊火井沉熒於幽泉高焰飛煽於天垂○趙曰火井雖在邛州大率是蜀地名言吐蕃迫蜀中也○孫曰蜀志云火井在臨邛 雨雪閉松州 朱曰注見上○趙曰言松州已陷而閉於雨雪之中矣

風動將軍幕 朱曰一云蓋 天寒使者裘漫山賊營壘 鄭曰漫舊讀官切○朱曰漫山言賊壘之多也 迴首得無憂

子弟猶深入 趙曰子弟言充兵之人也 關城未解圍蠶崖鐵馬瘦

朱曰寰宇記蠶崖關在永康軍西北四十七里 灌口米船稀 朱曰蠶崖關灌口並西山隘口地名○趙曰蠶崖在西山關隘處灌口在今永康軍戰馬不足充戰而瘦米以船運之多不繼而稀此爲可憂矣故有下句○程曰灌口山在永康軍導江縣李膺益州記云清水路西七里灌口古所謂天彭闕 將士安邊策元戎決勝威 朱曰元戎元帥也史決勝千里 今朝烏鵲喜 朱曰西都雜記云乾鵲噪而行人至 欲報凱歌

歸

警急 趙曰時高適代崔光遠須西川節度使

才名舊楚將妙略擁兵機 趙曰以美高適也 玉壘雖傳檄 洙曰傳檄言吐蕃入寇檄書相聞也 松州會解圍 洙曰松州在西山正控吐蕃○趙曰廣德元年吐蕃取隴右十二月遂亡松維保三州公詩乃在未亡松州之前 和親知計拙公主漫無歸 洙曰見留花門注○趙曰吐蕃方請和継而又叛 青海今誰得 洙曰見贈哥舒開府詩注 西戎實飽飛 洙曰曹公言呂布猶饑鷹也飽則飛去按新唐書適代崔光遠為節度吐蕃取隴右適出兵南鄙以牽制之旣無功遂亡松維二州○趙曰言青海為吐蕃所有而其勢如饑鷹之飽而飛揚不就縶紲也

王命

漢北豺狼滿巴西道路難 趙曰漢與巴相連蓋吐蕃入寇之地 血埋諸將甲胄斷使臣鞍 趙曰廣德元年使李之芳崔倫往聘吐蕃留不遣虜破邠州入奉天天子奔陝使臣指李

之芳摧倫矣骨斷則憂擢而骨欲斷折之義 牢落新燒棧 洙曰漢高紀張良說漢王燒絶棧道棧即閣也今謂之閣道 蒼茫舊築壇 洙曰漢王齋戒設壇場拜韓信爲大將軍師古曰築土而高曰壇除地爲場。趙曰時雍王适爲兵馬元帥子儀副之而築奉天之寇委子儀則舊築壇指郭令公也 深懷喻蜀意 洙曰司馬相如有喻巴蜀檄 慟哭望王官 洙曰時段子璋反東川適與崔光遠逆戰斬之光遠不戢兵決入掠至有斷士女腕取金者故民怨哭而欲聞王命也。鮑曰司馬相如有喻巴蜀文公止取喻蜀字以言蜀父老以望王官之至也

征夫

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見哭城市不聞歌 洙曰民苦役故多怨哭 漂梗無安地 洙曰用民如榛梗飄泊不遑寧處。蘇曰宗壽已身如水上浮梗南北無安身之地。鮑路頭白其將柰何。趙曰此公自言爾蓋於萬之人如梗之漂蕩於義分明 銜枚有荷戈 洙曰漢紀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讙囂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尉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横銜之。蘇曰吳起中夜起謂裨將曰防彼銜枚荷戈備突吾築 官軍未通蜀吾道竟如何

有感五首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

白骨新交戰雲臺舊拓邊趙曰言新戰之兵方橫白骨將帥必有意於拓邊而功未立其在雲臺畫像議功者則是舊拓邊之功也乘槎斷消息無處覓張騫洙曰見查上似張騫注○趙曰言遣使吐蕃未還所以用張騫乘槎爲喻

幽薊餘蛇豕洙曰爲史思未平也○趙曰左傳曰吳爲封豕長蛇荐食上國餘蛇豕於幽薊則今歲廣德元年正月史朝義雖滅而未有臣服者乾坤尚虎狼洙曰盜賊充斥也諸侯春不貢洙曰藩鎮擅命甚使者日相望洙曰董仲舒傳漢家使者冠蓋相望愼勿吞青海洙曰在蕃北於此不見青海頭注○趙曰戒之以無事於邊無勞問越裳洙曰見越裳翡翠無消息注○趙曰戒之以無事於東夷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洙曰武成乃偃武修文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復用也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 洙曰周禮天官惟王建國注周公營邑於土中使居洛邑治天下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趙曰言史朝義既滅道路亦不阻絕矣故舟車入而貢賦均此指言長安特用洛陽為天地之中而貢賦均焉為譬也

日聞紅粟腐 洙曰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

寒待翠華春 洙曰翠華天子車蓋○趙曰言賜子幣帛之厚實翠華之春和氣所及也上林賦曰建翠華之旗蓋天子之旗也○韓曰古今注黃帝與蚩尤戰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覆之因而作華蓋

莫取金湯固 洙曰賈誼金城湯池帝王萬世之業王元長策金湯非粟不守

長令宇宙新 趙曰莊子疏云楇天地以趍新負山岳而捨故宇宙新則一洗乾坤而命於新矣

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 蘇曰邵輝曰今賊盜蜂起鷙剽郡邑皆吾王之臣蓋脩德不爭之所致者也○趙曰此公致君之骨深矣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彫由來強幹地 洙曰西都賦强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

未有不臣朝 趙曰丹桂耐風霜之物楚辭云麗桂樹之冬榮是以青梧易彫之物楚辭又云白露下衆草兮奄彫此梧楸是已以引下句若幹之強壯則枝無跋扈之理猶主強則臣自歸服而朝也

受鉞親賢往 洙曰

分茅列土親賢並建親賢同姓也時代宗為帥○趙曰受鉞者授之以節而使之受所以為元帥也傳曰親賢並建寶應元年代宗
既即位五月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舊臣謂代宗為帥即是肅宗時矣卑宮制詔遙洙曰禹卑宮室漢以
所降勑命為制詔終依古封建洙曰封爵建國豈獨聽簫韶洙曰書簫韶九成○趙曰
蓋勸朝廷非特任元帥而已終以封建之制待夫親而為天子者豈獨聽簫韶之樂宴樂而已乎
胡洙曰一作盜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洙曰此詩言安史既平而僕固懷恩反側也○趙曰
言安史滅矣僕固懷恩以疑而叛李光弼以疑而沮登壇名絕假洙曰漢高祖設壇場具禮拜韓信為大將軍○高
祖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眞王耳何以假為遣張良立韓信為齊王○趙曰高祖以韓信為大將登壇而拜之名絕假則眞拜之非
特假節而已此言諸將蒙寵如此故責以下句之報主也舊注引韓信欲為假王之事非其義報主洙曰一作執玉爾
何遲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願聞哀痛詔洙曰見忽聞哀痛詔
注端拱問瘡痍洙曰時縉紳皆重內官而不樂外任故子美有無色有詞之譏也
柳司馬至洙曰此詩言中原用兵民未安定也

有使歸三峽相過問兩京（洙曰兩京雍洛）函關猶出將（洙曰尹喜見老子於函關）渭水更屯兵（洙曰文王得呂望於渭濱）設備邯鄲道（洙曰漢文帝謂慎夫人曰此北走邯鄲道）和親邏些（洙曰一作逤）城（鄭曰邏力佐切逤四箇切地名寰宇記幽邏逤城○夢符曰右按邏逤作邏逤許仁貴爲邏逤道行軍總管城在吐蕃中○修可曰邏些吐蕃都城名也唐舊史吐蕃本占南涼禿髮之後語訛謂之吐蕃其國都城號爲邏些城屋皆平頭貴人處於大氊帳爲佛廬新唐史云吐蕃號君長曰贊普居跋布川或邏逤川姑蘇及蜀本杜詩作邏逤唯歐陽文忠公本作邏些嘗以舊史爲正○趙曰出將屯兵與夫設備和親皆因吐蕃而然也吐蕃傳曰其贊普居跋布川或邏逤川有城郭廬舍）幽燕唯鳥去（趙曰北地猶不通豈以安史雖滅而藩鎮相繼跋扈耶）商洛少人行衰謝身何補蕭條病轉嬰（洙曰劉公幹余嬰沈痼疾）霜天到宮闕戀主寸心明

即事

聞道花門破（洙曰前有留花門詩）和親事却非人憐漢公主生得

渡河歸（趙曰回紇助討祿山有功乾元元年請婚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明年可汗死公主以無子得歸）秋思拋雲髻（洙曰一作鬟）腰支賸（洙曰一作勝）寶衣羣凶猶索戰（蘇曰王世充羣凶只酒索戰但持重吾軍然後大事可成○趙曰初爲和親之因以藉其來助和親既非而索戰則所以藉之之意又違矣）迴首意多違

歷歷

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洙曰開元太平之事也）無端盜賊起忽已歲時遷巫峽西江外（趙曰蜀江從西來故謂之西江）秦城北斗邊爲郎從白首（夢符曰右按後漢張衡思元賦尉尨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注尉謂都尉顏駟也尨蒼雜色也遘遇也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眉皓白問何時爲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爲會稽都尉○趙曰懷長安也長安城謂之北斗城）卧病數秋天

洛陽

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 洙曰祿山先陷東都乘勝犯關。趙曰天寶十四載祿山陷東京所謂洛陽也次年遂陷潼關 天子初愁思都人慘別顏清笳去宮闕翠蓋出關山 洙曰幸蜀也 故老仍流涕龍髯幸再攀 洙曰見北帝弓劍遠注。趙曰黃帝鼎既成垂龍胡髯而下迎羣臣從上七十餘人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

驪山

驪山絕望幸 洙曰謂不復行幸也。趙曰明皇於驪山下益治湯水為池亭環列山谷歲歲幸之 花萼罷登臨 洙曰明皇友愛於上都建花萼相輝之樓為諸王燕集之地。趙曰帝時登花萼樓聞諸王作樂必召升樓與同榻坐 地下無朝燭 洙曰陶潛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劉向傳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石槨為游宮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趙曰朝宮朝覲之朝凡朝在早則秉燭而朝今地幽閟無朝見之燭舊注誤以朝為晨朝失公本意。師曰此句言玄宗已仙去矣 人間有賜金 趙曰言生時所賜金有留在人間也 鼎

湖龍去遠 注曰見先帝弓劒遠注 銀海鴈飛深 趙曰何遜經孫氏陵詩云銀海終無浪金鳬會不飛 萬歲蓬萊日長懸舊羽林 注曰蓬萊殿名也羽林星名漢有羽林軍○趙曰句以難解蓋言天子如平日平時蓬萊殿中之日懸於兩間今則懸在舊羽林中爾羽林謂今守護陵寢者

提封

提封漢天下 注曰東方朔傳提封頃畝○師古曰亦謂提擧四方之內摠計其數也 萬國尚同心 注曰民未有離德也 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 注曰懸車束馬言至嶮也言以嶮爲守莫若守之以儉德也此吳起對魏文以在德不在嶮以此○趙曰此篇崇德息兵之義甚明所謂束馬懸車而後得入如此而後可以守則莫如臨之以儉德也 時徵俊乂入 注曰言當搜賢以自輔也 草竊 注曰一作草寇 犬羊侵 注曰犬羊戎狄也 願戒兵猶火恩加四海深 注曰言用兵莫若以恩也左傳衆仲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蘇曰陳羣擧皇恩溥加海裔

喜聞賊盜蕃寇摠退口號五首

蕭關隴水入官軍 趙曰蕭關在靈州之傍隴水則隴州之水言吐蕃退而盡入居矣○鄭曰縣屬原州
青海黃河卷塞雲 洙曰見蕭關迷北上并君不見青海頭○趙曰青海在西吐蕃之地黃河則自積石
而往卷塞雲則无復戰伐而塞雲卷散矣○鄭曰鄯州西至青海三百七十里 北極轉愁龍虎氣 洙曰
高紀范增說項羽曰日使人望漢王氣其上皆爲龍虎成五色○趙曰言吐蕃望之轉加憂愁矣 西戎休縱犬
羊羣 師曰蕭關隴水皆秦地北極喻君轉愁龍虎氣言中国氣盛胡人愁恐也
贊普多教使入秦 洙曰贊普吐蕃主帥 數通和好止煙塵 洙曰按新史本
傳至德三年吐蕃使使來請討賊且脩好肅宗遣南巨川報聘 朝廷忽用哥舒將殺伐虛
悲公主親 洙曰吐蕃先爲哥舒翰所殺不敢近青海○趙曰開元末吐蕃金城公主薨遣使來告又因請和明皇不
許以哥舒翰節度隴右翰攻拔石堡又擒其相又破供濟翰雖有功而結吐蕃之怨深矣其後祿山之亂邊候空虛故吐蕃得以乘
隙暴掠
崆峒西極過崑崙 趙曰崆峒在西鄙之西崑崙又在崆峒西極之西詩人廣大言其從化之地遠也○孫曰十

道志岷州崆峒西四十里鄭曰水繞崑崙虛在西北○駞馬由來擁國門逆氣數年吹
路斷蕃人閒道衝星奔趙曰劉孝標廣絕交論縻不望影星奔
勃律天西采玉河鄭曰唐西域傳大勃律西與小勃律接西鄰北天竺烏萇地堅昆碧
盌最來多夢符曰右按唐書于闐國距京師九千七百里有玉河國人夜視月光盛處必得美玉堅昆國在唐爲黠戛
斯匈奴西鄙也地當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鄭曰堅昆國在康居西葱嶺北○趙曰勃律天之西乃采玉河所在應是于闐
國也碧盌出堅昆國舊隨漢使千堆寶少答胡王萬疋羅趙曰舊日以千
堆隨漢使入貢而中國所少答者特萬疋羅夫以蠻夷貢獻之多而中國賜遺之不貲自非服化從義而然乎○師曰晉平居海爲
張鄴使于闐判官作行程記云其国采玉之地玉河在于闐城外其源出崑山西流一千三百里至于闐界牛頭山乃疏爲三河一曰
曰白玉河在城東三十里二曰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三曰烏玉何在綠玉河西七里其源雖一而其玉隨地而変故其色不同每
歲五六月大水暴漲則玉隨流而至玉之多寡由水之小大至秋水退乃可采人謂之撈玉堅昆亦胡地
今春喜氣滿乾坤南北東西拱至尊大曆三年調玉

燭趙曰爾雅曰時和為玉燭玄元皇帝聖雲孫趙曰爾雅釋仍孫之子為雲孫乃七世孫也○脩可曰唐以老子為聖祖封玄元皇帝故曰聖雲孫○師曰爾雅四時和為通正四氣和為玉燭邢昺疏曰四時和氣溫潤明照故曰玉燭又釋親孫之子為曾孫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晜孫晜孫之子為仍孫仍孫之子為雲孫注言輕遠如浮雲唐以老子為聖祖封玄元皇帝故曰聖雲孫

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

祿山作逆降天誅更有思明亦已無洙曰安祿山史思明洶洶人寰猶不定時時戰鬪欲何須洙曰時尚有反者○趙曰廣德元年七月吐蕃入寇矣

社稷蒼生計必安蠻夷雜種錯相干周宣漢武今王是洙曰周宣中興漢武雄畧言除去暴亂如漢武恢復帝業如周宣也孝子忠臣後代看趙曰此篇望諸節度之忠孝如此

喧喧道路多謌謡洙曰一作好童何北將軍盡入朝始是乾坤王室正却教江漢客䰟銷洙曰言亦望朝廷從用也○趙曰公因喜諸節度入朝而傷其流落未可還闕朝王䰟銷者所以重嘆也舊住言亦望朝廷徵用豈公本意哉

北洙曰又云不道諸公無表來茫然庶事遣人猜擁兵相學干戈銳使者徒勞萬里回洙曰吐蕃之亂諸道節度无一人救援者朝廷遣使敦諭竟不至

鳴玉鏘金盡正臣洙曰西征賦飛翠緌拖鳴玉以出禁門者衆矣○趙曰鳴玉鏘金言諸節度之貴稱為正臣則公豈待之以忠義耶修文偃武不無人洙曰武成云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蘇曰鄭玄曰陛下修文偃武不能使天下无人山林之士駢集闕下○趙曰又責望於諸節度矣興王會靜妖氛氣

聖壽宜過一萬春蒼舒曰世說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為不皓正飲酒因以舉觴勸帝而言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盃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又古樂府秦筝曲羅袖颭纚拂梧桐俶柱高張散轉宮迎歌度舞遏歸風歸風上流月壽萬春歡無歇

英雄見事若通神聖哲爲心小一身 洙曰不役天下以自奉 燕趙休矜出佳麗 洙曰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宮闈不擬選才人 洙曰唐制才人正二千石○趙曰此篇言諸節度入朝所謂節度者何廿之地也既喜其入朝却防其媚悦而獻佳麗故頌以爲戒古詩云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才人宮中之爵號

抱病江天白首郎 趙曰公晩年爲尚書工部員外郎也其字依傍馮唐白首爲郎矣 空山樓閣暮春光衣冠是日朝天子草奏何人入帝鄉 趙曰草奏之語則公有所激矣

澶漫山東一百州 鄭曰澶市連切漫莫干切○韓曰澶漫不供貌也 削成如桉抱青丘 洙曰削平也頻延年入河起陽峽戰華因削成○趙曰山東言今日之河北也○鄭曰青丘在青州千乘縣 苞茅重入歸關內王祭還供盡海頭 洙曰左傳齊桓問罪楚國曰尔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

東過遼水北滹沲洙曰遼水遼東国水也山海經云大戲之山滹沲之水出焉本代州繁峙縣東流經定州深澤縣東南即光武所度處紊滹沲河舊在饒陽南至魏太祖曹操因饒河故瀆決令北注新溝水所以今在饒陽縣北○趙曰舊本作呼沲非善本作滹沲是盖河名也光武紀至滹沲河無舡遇氷合得過星象風雲喜共和洙曰西域記贊註譯曰吾受命国之黄耇日久矣天之無烈風雨雷也意中国有聖人乎盖往朝之紫氣關臨天地闊洙曰見東來紫氣滿函關注○趙曰紫氣關言函谷關也周時尹喜爲關史望其有紫氣云當有聖人入關○師曰言關中有佳氣也黄金臺貯俊賢多洙曰燕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謂之黄金之臺○脩可曰燕昭王築臺以礼郭隗而繼得樂毅之属幽燕況平其黄金臺毫亡俊賢復集也漁陽突騎邯鄲兒蔡符曰右按後漢世祖剋邯鄲置酒高會從容謂馬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武曰駑怯无方略世祖曰將軍久將習兵豈与我掾吏同哉酒酣並轡金鞭垂意氣即歸雙闕舞雄豪復遣五陵知洙曰漁陽突騎邯鄲游俠其豪俊勇决古有名稱也五陵漢之五陵亦豪俠所聚之地復遣五陵知謂復爲王臣也

李相將軍擁節門 趙曰李相則節度使之稱相公者將軍則節度使之稱將軍者擁節鉞門乃何非諸道節度矣 白頭惟有赤心存 蘇曰馬援曰吾白頭老驥赤心壯志尚存 竟能盡說諸侯入 趙曰盡說諸侯之入朝者天子從來有至尊之勢也 知有從來天子尊

十二年來多戰場天威已息陣堂堂 朱曰孫子堂堂之陣大戰天子之威

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 朱曰郭子儀也

邊塞

古詩一十七首

前出塞九首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 朱曰陸士衡悠悠行邁遠戚戚憂思深古詩戚戚何所迫又悠悠涉山陂又回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蘇曰古詩轉戰交河道○修可曰按唐西州交河在伊州西七百里河水分流繞城下因以名之漢侯應上書云車師前國王治交河 公家有程期 朱曰程限期會也 亡命嬰禍

羅劉曰漢賞榮亡命山林○趙曰思公家之網捕而逃亡其命則必有收捕網所及矣君已富土境薛曰

徐越吾君土境遠方物富備而又取炎薄之地恐後為中国患開邊一何多師曰此句譏祿山因患之徒為国生

事於夷狄也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洙曰陸士衡詩父息常負戈○泰伯曰李奎披

掠毀冠裂衣冕吞聲負戈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師曰此言離家日久已習戰闘之事故徒旅不能欺也骨

肉恩豈斷疎曰蘇武詩骨肉枝葉男兒死無時走馬脫轡頭蔣曰木蘭

曲云南市買轡頭手中挑青絲洙曰梁簡文帝紫騮馬詩青絲懸玉蹬又云宛轉青絲鞚○趙曰宛轉青絲鞚

絲馬鞚也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搴旗鄭曰搴拔取也○洙曰曹子建仰手接飛猱俯

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左太沖振衣千仞岡又斬將搴旗

磨刀嗚咽水洙曰嗚一作呼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

亂已久洙曰鮑昭東門行離聲斷客情又行子心腸斷○修可曰辛氏三秦記曰隴山天下大坂也俗歌云隴頭流水

鳴聲幽咽遥望秦川肝腸斷絶故曰嗚咽水○華曰東人西役升
此而顧莫不悲思其歌云隴頭泉水流離西下念我此行飄然曠
野登高望遠
涕泗雙墮
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 鄭曰惋烏貫
切驚歎也
功名
圖騏驎 蘇曰羊弘表曰丈夫兒功名立於少壯時南征北伐剪
撥除姦期圖於騏驎何苦苦守筆硯度日而已○鄭曰
騏渠之驎力珍切漢
閣名盡功臣於此
戰骨當速朽 洙曰見今代騏驎閣往宋
司馬造石槨孔子曰死不
如速朽○師曰丈夫以身許國立功圖像
死何恤而況倘於離別乎此勸以義之意
送徒既有長 鄭曰丁丈切○洙曰高祖
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
遠戍亦有身 鄭曰
戍東
遇切守
邊也
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 師曰足見其強驅人於
戰豈所謂說以犯難民
忘其死
者乎
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絶不復
同苦辛 洙曰國忠領劒南募使遣戍盧南詔路險
之際無還者人人思乱此詩所以作也
迢迢萬餘里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
洙曰王仲宣從軍詩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師曰為將之道
甘苦與衆同之今將樂而士苦苦樂之異如此豈善撫循士卒者

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群我始爲奴僕幾時樹功勳（朱曰漢衛青爲人奴僕）

挽弓當挽强（蘇曰張說少壯氣銳好挽强弓明帝用爲校尉）用箭當用長（朱曰鼂錯云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過）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朱曰前漢匈奴傳月氏欲殺冒頓冒頓奔歸頭曼頭曼令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後冒頓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悉射之冒頓知其可用遂以鳴鏑射頭曼左右皆隨之遂殺頭曼而自立○趙曰以言士卒之各效其功舊又引鼂錯說不相干○師曰甫謂射馬擒王不欲多殺傷也）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蘇曰左思曰列國分土自有疆界）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趙曰孟子曰定于一孰能一之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而喜開邊者乃好大喜功之士則公之詩豈不益於教化乎）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間（鄭曰嘗有答切○朱曰陸士衡驅馬陟陰山山陰馬不前仰悲積雪巖俯涼堅冰淵○修可曰前漢匈奴傳匈奴攻太原高帝自將

六擊之會冬雨雪卒
之墮指者十二三
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
趙曰公詩使周王褒燕歌行無復漢地關
山月唯有漠北薊城雲之意○師曰暮望
南征可望不可攀
歸雲南征不得與
之從是故嘆云云
單于寇我壘鄭曰單
時連切百里風塵昏晁曰王僧達詩
千里莫沙昏雄劍四
五動彼軍爲我奔夢符曰右吳越春秋吳王闔閭使干將造
劍二枚一干將二鏌鋣鏌鋣者干將之妻
干將作劍采鐵之精未肯流干將夫婦乃斷髮剪爪投之爐中金
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鏌鋣而作漫理雄猶
陽也烈士傳作雌劍雄劍○修可曰烈士傳曰眉間尺者眉間
廣一尺也楚人干將鏌鋣之子楚王夫人常於夏納涼而抱鐵柱
心有所感遂懷孕後產一鐵楚王命鏌鋣鑄此精為双劍三年乃
成劍一雌一雄鏌鋣乃留雄而以雌進楚王劍在匣中常有悲鳴
王問羣臣羣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憶其雄也王大怒收鏌鋣
殺之眉間尺乃為父殺楚王○黃曰烈士傳劍有雌雄擊將雌莫
邪越絕書曰楚王作鐵劍三枚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
城三年不解楚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
血千
里虜其名王歸修可曰前漢匈奴傳霍去病衛青擊
擽兵歸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繫頸授

轅門鄭曰繫胡計頸虜勁切○洙曰曹子建求自試表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羈其王羈致北闕轅門以車轅為門也○唐曰宣帝紀單于遣其名王奉獻師古注名王謂有大名以別諸小王也○鄭曰周禮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車宮轅門注謂王行止宿險阻之處備非常潛身備行列蘇曰處然潛身伍志潛備行列一勝可足論蘇曰孫子曰一勝一負兵家常事不足論也從軍十年餘師曰言用兵久也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洙曰曲禮毋雷同注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同然也中原有鬭爭況在狄與戎洙曰前漢匈奴贊曰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丈夫四方志洙曰禮射義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示男子之有志也安可辭固窮琪曰語君子固窮○梅曰甫於斯時寧可固窮不敢為國生事雖無分寸之功其忠於君可見矣

後出塞五首鮑曰天寶十四年乙未三月壬午安祿山及契丹戰於潢水敗之故有後出塞五首為出兵赴漁陽也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 洙曰後漢班超常輟業投筆歎曰無它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梁竦大丈夫生當封侯 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召募赴薊門 鄭曰薊古詣切○洙曰鮑明遠始隨張校尉召募到河源○趙曰鮑明遠結客少年場云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呂曰召募字出吳志云中郎將周魴乞於鄱陽召募盖召罪自隱度而應募爲召募也舊注所引在後矣 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百金裝刀頭 洙曰唐刺史見衛祭使皆抹首靴足摧刀頭候路左○趙曰句法倣木蘭歌西市買馬鞭南市買轡頭 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 洙曰趙曰有杕之杜生于道周 斑白居上列 洙曰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酒酣進庶羞 洙曰曹子建綬帶傾庶羞○趙曰周礼庖人供喪紀之庶羞 少年別有贈 洙曰右詩結客少年場 含笑看吳鉤 洙曰鮑明遠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薛曰右按吳越春秋吳王分聘歐冶子作名劒五一曰純鈎二曰湛盧三曰豪曹四曰魚腸五曰巨闕秦客薛燭善相劒吳王取豪曹巨闕等示之薛燭曰皆非寶劒也取純鈎示之薛燭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沉沉如芙蓉始生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溢于塘此純鈎也○修可曰吳王闔閭命國中作金鈎令曰善者

賞之百金有貪王之重賞者殺其二子以血綠金遂成二鈎獻而求賞王曰為鈎者衆子獨求賞何以異作鈎者曰吾之作鈎也殺二子統成二鈎於是向鈎而呼二子之名曰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鈎俱飛著父之胷王大驚曰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見吳越春秋○孝祥曰此詩有封侯功業之言則知爵不可濫受而國忠徒以貴妃之寵居極位豈非無功而受祿乎

朝進東門營 洙曰夏官大司馬師以門名號右者軍將蓋為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相門右師皆上卿為將軍者

暮上河陽橋 洙曰李陵詩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王仲宣從軍詩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鄭曰河陽洛邑也

落日照大旗 洙曰周礼司常建九旗以待國事

馬鳴風蕭蕭 洙曰車攻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不讙譁也荊軻歌風蕭蕭兮易水寒

平沙列萬幕 洙曰見十年出幕府注○吳

部伍各見招 洙曰李賢幕府注幕府者以軍幕為義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趙曰士卒之多則將各有一幕故一部伍之人各相招認以居幕也

中天懸明月 洙曰子虛賦曳明月之珠旗

令嚴夜寂寥 趙曰但見懸中天正照此夜而人不聞譁則令嚴可知東坡詩令嚴鍾鼓三更月乃

用此也悲笳數聲動洙曰李陵書胡笳互動牧馬悲鳴○沈曰笳居牙切塞上卷芦葉以吹壯士
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鄭曰嫖頻妙切○練曰霍去病爲嫖姚校
尉服虔曰嫖姚勁疾之皃荀悦漢紀作票字霍去病後爲票騎將軍尚取嫖姚之字耳今讀者音票遥不當其義○趙曰句法使曹
子建七哀詩借問歎者誰言是客子妻○十朋曰衛霍皆椒房之親以致顯貴故比之國忠然國忠以寵幸進驕暴不恤士卒士卒
皆疾之故云恐是霍嫖姚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洙曰古人重守邊保其疆埸而已今人重高勳則邀功而生事也此
後世所以有窮兵黷武之君也豈知英雄主出師亘長雲洙曰詩我出我車○鄭曰亘居
鄧切稱也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洙曰高祖曰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以六合爲一家遂
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洙曰牧誓如虎如貔拔劍擊大荒洙曰見回略大
荒來沈曰高祖紀拔劍擊蛇日收胡馬羣洙曰古詩胡馬嘶北風誓開玄冥北洙曰月令
其神玄冥○趙曰玄冥北方之神也玄冥北則尽玄冥所主之地也持以奉吾君洙曰獻功也○某曰

或擧大荒或開交冥之比爲國生事持此功以邀捷於君雖受高爵重祿不亦厚顏乎此詩諷國忠之徒

獻凱洙曰周礼注凱獻功之樂日繼踵兩蕃靜無虞蘇曰殷容曰西北安靜二蕃无虞矣年穀屢豐符瑞荐至宜陛下修文養士之際○趙曰西北兩蕃已寧矣漁陽豪俠地洙曰漁陽北地也朱叔元書奈何以區區漁陽結怨天子擊鼓吹笙竽洙曰左太冲南都擊鍾磬北里吹笙竽○趙曰燕薊已復而民樂也雲帆轉遼海洙曰遼海遼東郡○蔡本曰劉安雲帆挂楫遼海遼東郡○蘇曰吾欲張片帆泛日本轉遼海採訪海外奇異非區區守一別駕折胃於子輩邪粳稻來東吳洙曰劉晏雲帆挂楫○趙曰吳粃元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洙曰昭七年傳皂臣輿輿臣臺曹子建下逮輿臺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洙曰時好邊功李林甫用蕃將也○師曰主將祿山也祿山兵還賞賚無貲玄宗御承天門率百官迎送祿山恃功高氣凌公卿誰復敢議其事哉

我本良家子洙曰石季倫詩我本漢家子趙充國六郡良家子出師亦多門蘇曰田䆗

背戰伐出師自有多門○余曰左傳成公十六年左氏晉政多門○趙曰東坡云詳味此詩蓋禄山反時其將校有脫身歸國而禄山盡殺其妻子者不出其姓可恨也此先生之言如此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洙曰蔡澤曰躍馬疾驅四十三年足矣○薛曰右按古樂府雉子班行以死報君恩誰能辜恩眄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洙曰時禄山自幽州陷河洛曹子建幽并游俠兒長驅匈奴○趙曰言禄山之來中夜間道歸洙曰見間道暫歸人注○端本曰藺相如使人奉璧間道馳歸趙故里但空村洙曰顔延年去国還故里幽門蓬藜○歐陽曰高祖紀間道走軍注云間空也投空隙而行不公顯也○師曰言国忠聞禄山有变已陷兩都遂脫身自微路歸恐爲姦盜所獲故里但空村言其居民盡避胡也惡名幸脫免蘇曰岑永幸脫此惡名當洗耳浣心老采箕潁窮老無兒孫蘇曰詳味此詩蓋禄山反時其將有脫身歸国而禄山盡殺其妻子者不出姓名亦可恨也

遣興三首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洙曰蘇子卿行役在戰場○蘇曰徐昕過洛內無復見當日五侯第

安騏…
茫然歎息

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前朽骨穴螻蟻 洙曰老子其人已死其骨已朽陸機挽歌豐肌饗螻蟻妍骸永夷泯○修可曰莊子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舊注引陸士衡詩豐肌饗螻蟻蓋出於此 又為蔓草纏 洙曰江淹恨賦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 故老行嘆息今人尚開邊 洙曰嚴助傳武帝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蘇曰秦彭過五原見白骨蔽野駐泊嗟嘆久之曰今人不能艾民瘡痍尚思興師開邊豈不憫黎民之性命乎 漢虜互勝負封疆不常全 洙曰前漢匈奴傳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君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韓安国漢數千里地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去病云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秦曰孫子一勝一負兵家常事 安得廉恥 洙曰一作頗 將三軍同晏眠 師曰肅宗已平祿山思明猶據鄴甫意欲專事鄴城奈何肉食者謀不臧尚与吐蕃再戰故甫欲得廉頗不邀功之將唯務安邊与三軍晏眠不生事可矣

高秋登塞山 洙曰塞一作寒 南望馬邑州 洙曰前漢地理志馬邑屬鴈門郡晉太康地記

云秦時建此城輙崩不成有馬周旋馳走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遂名為馬邑韓安国傳武帝時匈奴來請和親大行王恢議擊上以恢議陰使馬邑豪聶翁壹為間云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為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視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於是下恢廷尉逗留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太后曰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今不誅無以謝天下恢聞之乃自殺

降虜東擊胡 鄭曰降胡江切 **壯健盡不留** 洙曰時回紇助順收復京師遂進收東都前漢匈奴傳曰漢大發關東輕銳士盡力擊匈奴郡国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蘇曰匈奴寇邊韓安国悉師向北少年拒敵惟老弱留守城邑

穹廬莽牢落 洙曰匈奴曰匈奴父子同穹廬卧師古曰穹廬氈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

上有行雲愁老弱哭道路願聞甲兵休 洙曰前漢賈捐之傳珠崖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不可曰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道路老母寡婦飲泣巷哭上以問丞相于定国對以關東困乏民難搖動

指之議是上遂從之前漢匈奴傳匈奴上漢書曰願寢兵休士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老老者得安其處○蘇曰王子淵年老氣衰病癉不能多飲可恨單于寇渭南老弱扶携啼泣塞道鄴中事反覆死人積如丘洙曰

事反覆一云何蕭條憶昔詩云鄴城反覆不足怪後漢韓遂語馬騰曰天下反覆未可知也○蘇曰馬良連年兵火尸積如丘○趙曰兩京雖復平矣而賊猶保相州既圍復解則士卒傷死可知矣鄴中乃相州也諸將已茅土載驅

誰與謀洙曰李陵与蘇武書陵為足下當身茅土之薦策丈錫君玄土苴以白茅○師曰鄴中敗服不常人死如丘山萬一有變諸將已富貴各顧私家誰與国家謀事哉此甫為朝廷憂也

豐年孰云遲甘澤不在早洙曰陸機雲賦甘澤雲霧霈沛孫楚雲賦膏澤液普潤田中晝晝三麥賓豐年曹子建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耕田秋雨足禾黍已映道蘇曰趙壹黍麻蔽天

禾黍映襲春苗九月交顏色同日老勸汝衡門士洙曰衡門見秋雨歎注○時可曰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注橫木為門蓋貧者之居也勿悲尚枯槁洙曰漁父形容枯槁莊子枯槁之士時來展材力先後無醜好師曰此諭衡茅之士久困一旦遇時立功以取富貴

安問其先後之不同邪甫意勉久
困之士幾驟進立功者不足爲貴但許鹿皮翁忘機對芳
草洙曰列仙傳鹿皮翁者淄川人也少爲府小吏機巧舉手能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也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斧斤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叢生數十日梯道四門戍上其巔作茅舍自止其旁

將帥

古詩四首　律詩六首

久雨期王將軍不至

天洙曰一作山雨蕭蕭滞洙曰一云帶茅屋空山無以慰幽獨趙曰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銳頭將軍來何遲洙曰傳言白起頭小而銳令我心中苦
不足數看黃霧亂玄雲時聽嚴風折喬木泉源冷
冷雜猿狖鄭曰余救切鼠屬子居旋泥濘漠漠飢鴻鵠鄭曰濘乃定切歲暮
窮陰耿未已人生會面難再得趙曰古詩會面安可知李延年歌佳人難再得

憶爾腰下鐵絲箭射殺林中雪色鹿前者坐皮因問毛知子歷險人馬勞異獸如飛星宿落鄭曰宿思畝切列星也應弦不礙蒼山高安得突騎只五千崒然眉骨皆爾曹走乎亂世相催促一豁明主正鬱陶憶洙曰云恨昔范增碎玉斗洙曰鴻門之會漢王使張良獻玉斗於范增增碎之未使吳兵著白袍趙曰南史梁人陳慶之麾下悉白袍所向披靡昏昏閶闔閉氛祲洙曰時賊據京師○趙曰即吳之閶闔門也舊注云時賊據京師是時大曆二年京師晏然矣○鄭曰祲子鴆切精氣感祥又咨尋切十月京南雷怒號洙曰十月而雷變異也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

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蘇曰趙括每出乘高馬左右懸二白角弓○趙曰孫子曰并敵一向奔貞膽氣纏結青驄馬出入錦城中時危未受鉞洙曰未受鉞言未經

專征○趙曰受鉞則爲大將矣勢屈難爲功賓客滿堂上何人高義同

魏將軍歌

將軍昔著從事衫鄭曰著陟畧切○洙曰別駕亦曰治中從事孔恂爲別駕從事○蘇曰吴起暫衙戰裘學著從事衣衫○趙曰初爲幕官於元帥府耳鐵馬馳突重兩銜洙曰銜銜勒也○蘇曰漢靈帝飛黃良駿重銜交轡○趙曰馬勒重銜則戰馬之謹也被堅執銳略西極洙曰前漢高祖紀朕親被堅執銳師古曰被堅謂甲冑也執銳謂利兵也○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西極崑崙月窟東嶄巖鄭曰嶄仕咸切石高峻○洙曰相如賦嶄巖參差揚雄長楊賦西壓月窟東震日域君門羽林萬猛士惡若哮虎子所監洙曰監領也君門羽林禁旅也漢有羽林軍詩噉如哮虎言其勇也○趙曰中言將軍監軍於殿前也五年起家列霜戟彥輔曰門列棨戟也○蘇曰揚素起家五年門列棨戟諱休語子曰爾輩豈不見揚將軍子不數年門列畫戟況爾輩當獨守蠹簡學組綉對偶比揚將軍遠矣○趙曰言將軍驟貴如此一日過海收風帆趙曰言將軍遠征而利於速戰平生流輩徒蠢蠢長安少

年氣欲盡趙曰觀將軍富貴功名而然矣魏侯骨聳精爽緊華嶽峯尖見秋隼趙曰清秋之隼鳥也亢鷙鳥以狀而健所以比之。星衍曰謝承後漢書竇武上疏曰奉承詔命精爽眩越纏寶校金盤陀時可曰星纏寶校金盤陀盡馬裝也顏延年赭白馬賦云具服金組兼飾丹臒寶校星纏鏤章霞布注云以金組青飾其裝具如星霞之布。蒼舒曰右按文選張平子東京賦龍輈華轙金鍐鏤鍚方釳左纛蘇鉤膺玉瓖注蔡邕白金鍐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上如三華形在馬髦前鍐切鏤彫飾也當顱刻金為之毛詩曰鉤膺鏤鍚所謂寶校此其具也蒂導畢之制殊耳又古樂府白馬金具裝橫行遼水旁夜騎天駟超天河洙曰天官書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天良旁八星絕漢曰天漢。趙曰此言將軍所騎之馬乃御廄馬也星纏寶校倒使顏延年赭白馬賦全語。彥輔曰天官書漢中四星曰天駟使此者以言御廄耳欃槍熒惑不敢動鄭曰上初銜下楚耕切災星。朱曰欃槍妖星熒惑火星不敢動言畏其威也。蘇曰司馬休達曰星拱帝坐熒惑欃槍焉敢動翠蕤雲旓相蕩摩鄭曰旓所交切旌旗流也。洙曰翠蕤雲旓皆旗也相蕩摩蕩閑也。夔符曰右按文選啓翠華之葳蕤又張平子西都賦曰棲鳴鳶曳雲旓又司馬相如子虛賦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葳蕤注徐廣曰錯者借或作錯紛翠蕤吾

爲子起歌都護 洙曰漢遣王吉護匈奴南北兩道故曰都護。趙曰古樂府有丁督護歌 酒闌插劒肝膽露鈎陳蒼蒼風玄武 洙曰一本云玄武暮脩天文志鈎陳六星在紫宮中故天子殺前亦有鈎陳所以法天也蒼蒼言其明也玄武亦明星也。趙曰鈎陳星名玄武闕名。安石曰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玄武闕舊本誤以武字爲韻云風玄武極無義豈非誤學者以鈎陳則蒼蒼以玄武則暮言當酒闌插劒之時 萬歲千秋奉明主 趙曰申言將軍監軍於殿前矣 臨江節士安足數 洙曰夔州號臨江軍。趙曰言將軍乃天子之節士非特臨江王節士而已。修可曰臨江節士史失其名惟古樂府載宋陸厥臨江王節士歌曰節士慷慨髮上衝冠彎弓掛若木長劒竦雲端是也。甫曰夔州號臨江軍甫欲將軍效漢王吉都護番漢而臨江節士又安足數甫自稱臨江節士

戲作花卿歌 洙曰高適傳梓州副使段子璋反以兵攻東川節度使李奐適率州兵與西川節度使崔光遠攻子璋斬之西川牙將花敬定者恃勇既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之。師曰甫爲花卿霸惜之

成都猛將有花卿 夢符曰右按左太冲蜀都賦金城石郭兼市中區既且麗崇實號成都。魯曰花卿

家在丹稜東節鎮至今血食其地本朝封為忠應公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蓺錄曰右按南史曹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放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尖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余曰易家人卦巽上離下為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風生自火自內而出也象曰風自火出家人見賊唯多身始輕洙曰漢光武見大敵則勇綿州副使着柘黃洙曰綿州副使段子璋也着柘黃僭乘輿服色也○趙曰而公今詩云綿州則梓州字誤傳為綿州乎柘黃天子之服也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璋髑髏血模糊梅曰模糊血塗貌手提擲還崔大夫洙曰子璋即段子璋也崔大夫崔光遠也○蘇曰少陵時有病瘧者少陵謂之曰吾詩可療之病者曰云何少陵曰夜闌更執燭相對如夢寐其人誦之瘧猶是也少陵曰更誦吾詩云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其人誦之果愈然則可以感鬼神信不妄矣李侯重有此節度洙曰李侯東川節度使李奐也○趙曰段子璋既攻東川則李奐必失節度矣以花卿斬之則李侯復保有節度焉人道我卿絕世洙曰一作代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

取守京都 洙曰譏其掠奪也○黃曰子美作花卿歌雄壯激昂讀之想見其人也楊明叔為余言花卿家在丹陵東館鎮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見封為忠應公

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 鄭曰名翰其先蓋突厥施酋長哥舒部之裔

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 洙曰漢武帝獲麟作麒麟閣以畫功臣像也虞羲詩當今麟閣上千載有雄名漢宣帝甘露三年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大將軍霍光等十二人於麒麟閣漢高祖即位論功行封以蕭何功為第一

君王自神武 洙曰尚書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前漢刑法志高祖躬神武之才總攬英雄

駕馭必英雄 洙曰吳張昭曰人君能駕御英雄

開府當朝傑 洙曰齊職儀曰開府儀同三司秦漢無文唐制開府儀同三司從一品官○趙曰翰於天寶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

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 洙曰勝一作戰劉牢之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比府兵敵人畏之

略地兩隅空 洙曰漢書鄂秋曰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如此

青海無傳箭 洙曰翰築城青海上吐蕃攻破之移築龍駒島吐蕃不敢近青海○趙曰胡人每起兵則傳箭為號或曰守城之法更夜傳箭以警其睡

天山早挂弓

洙曰薛仁貴傳將軍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天山即祁連也匈奴謂天爲祁連沴鮮卑語然見武紀注所謂天山即祁連也○趙曰早挂弓則不復用

廉頗仍走敵洙曰見廉頗出將頻注**魏絳已和戎**洙曰魏絳勤晉侯和戎以爲有五利公從之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既而鄭人來歸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歌鐘二肆具及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戎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請與子樂之於是魏絳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每惜河湟棄新兼節制通趙曰翰十二載進封凉國公兼河西節度使盡以河湟之久棄欲得翰收復之故使之節度河西也

智謀垂睿想洙曰王忠嗣彼罪詔翰入朝帝虛心待之○趙曰方謀復河湟而爲帝所系想

出入冠諸公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趙曰此言收復之功也按傳云攻破吐蕃共濟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兆陽郡此所謂日月所臨特低秦樹乾坤所包獨繞漢宮

胡人愁逐北洙曰言胡人數爲翰所破而敗北也吐蕃嘗盜積石軍麥爲翰所破馬無還者服虔曰自敗曰北○趙曰翰之威武胡人愁其攻逐而敗北矣漢書注師敗曰北舊注引吐蕃盜麥爲翰所破非是

宛馬又從東鄭曰宛於爰切○洙曰漢伐大宛得天馬乃作歌曰天馬來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言翰能振威武故蠻夷畏服宛馬復來也○夢符曰右按文選阮籍詩天

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受命邊沙遠**洙曰邊沙一作軍鑾翰屢節鎮邊郡**歸來御席同**洙曰翰嘗來朝帝命高力士賜宴詔尚食生擊駝取血濡腸生洛何以賜之。趙曰邊沙遠指言河西爲遠御席同言復河湟功成而歸寵宴之盛此言終節制河西後來事舊注所引皆在河西節度已前煌惑學者不得不辯**軒墀曾寵鶴**洙曰左傳狄人伐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余曰邵氏聞見錄云子美軒墀胄寵鶴如鶴乘軒左傳注云軒大夫車也非軒墀之軒或以爲病推知詩者能辯之**畋獵舊非能**洙曰文王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熊非羆非龍非虎非貔乃霸王之輔也於是文王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同載而歸以爲師也。趙曰言翰之胄寵已沐乘軒之鶴明皇得之如文王之得呂望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茅土加名數**洙曰禹貢徐州厥貢惟土五色注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苞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土取王者覆四方各數謂等其爵位輕重而爲之名數也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趙曰此言翰進封西平郡王也茅土事凡建國名以其方色之土與之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山河誓始終**洙曰沛公即位封功臣爲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位次杜業納說曰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

亡以勵其寇賞亦不細矣策行遺戰伐契合動昭融勳業青冥上洙曰

須賈謂范雎曰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靈運詩託身青雲上〇蘇曰灌夫致功名勳業在青冥之上〇趙曰言翰勳業之高在

青冥之上交親氣槩中洙曰言以氣義結人也〇蘇曰五侯門户棨戟森列百夫守衛出入交舊親契皆在

豪英氣槩之中誰敢反目餘見上未為珠履客洙曰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已

見白頭翁洙曰見一作是公自言未為翰上客而已白頭矣壯節初題柱洙曰公自言壯節有

題柱志也成都記昇遷橋司馬相如初西去題其柱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此橋果以傳車至其處生涯獨轉蓬

洙曰言晚節流離如蓬之轉瀕也曹子建詩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迴飈舉吹我入雲中幾年春草

歇修可曰梁元帝云飯看春草歇今日暮途窮洙曰主父偃云日暮途遠哲康書曰若道盡途窮則已耳

軍事留孫楚洙曰晉書孫楚字子荊才藻卓絕爽邁不羣多所陵傲闕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後遷

佐著作郎復參石苞驃騎將軍楚既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劾參軍不敬府主

楚既輕苞遂制施敬於是楚始也行間識呂蒙洙曰吳志呂蒙字子明年十六幼隨姊夫鄧當擊賊時當職

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爲此以肉餧虎耳他日與蒙會
又蚩辱之蒙大怒拔刀殺吏出戕因校尉袁雄自首因閒言於孫
策策奇之召至左右一云鄉曲輕周處將軍拔呂蒙周處晉人防
字子隱膂力過人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
身一長劍將欲倚崆峒洙曰一作防身有長劍將亦倚崆峒宋玉賦長劍耿介倚天○趙曰晉孫
楚參石苞驃騎將軍事恃才傲苞因有嫌隙吳孫策呂蒙召置左
右子美欲有異於翰故先引以爲言以軍事則能留孫楚異乎右
苞之不容以行閒則有識呂蒙如孫策者如此則我所防身之劍
亦欲倚之於崆峒也○師曰玄宗即位自負神武好開邊境驁馭
英雄之上以爲將帥哥舒開府得自選將校參謀幕制開府儀
同三司三司者三公也從一品官哥舒特膺帝眷必立大功爲麒
麟第一人比征突厥西伐吐蕃略取也故云兩隅空青海軍中從
傳箭以守無傳箭言無警也朱玉曰彎弓掛扶桑早掛弓言休兵
也既敵一走竄畏吾之威斯與吾求和故云魏絳已和戎河湟乃
河曲築隍以備寇王忠嗣守河隍爲寇所敗翰入朝陳攻討帝
以翰領節制虛心待之出入朝廷諸公莫敢比望日月低秦樹乾
坤繞漢宮言帝任翰關中之勢由此高大不爲寇所侵逼也吐蕃
嘗盜積石軍麥爲翰所敗師敗曰比冠既敗此由是胡人畏威遂
以馬入獻故曰死馬又從東比皆援以爲喻之辭非真獻馬也翰
受命節鎮邊郡故云邊沙遠及歸朝帝賜坐作生洛河以宴之故
云御幣同衛懿公曾寵鶴今帝之寵翰非寵鶴之比也策行言以

計用兵不暇交戰故云遺戰伐遺棄也昭融言帝之博鑒也翰用
謀與帝意合故能聳動於帝勳業青冥上言立功之高也次覩氣
槩中言氣義之感人也甫自言未獲為翰之上客而頭已白惜不
為翰之眷待也古詩云王孫不歸來綠盡池塘草幾年春草歇謂
不能歸鄉也今日暮途窮歎衰老也軍事留孫楚甫參翰幕府也
行乃行伍行間識呂蒙言翰識擢甫於微賤也崆峒山在西正當
吐蕃所入之道將倚劍
崆峒從翰守節鎮也

諸將五首

漢朝陵墓對南山 洙曰張孟陽七哀詩北邙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遥相望原陵鬱膴膴
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地 洙曰西京雜記
長安大明宮宣政殿此與初就每夜見數騎衣鮮麗遊往其間高
宗使巫祝劉明奴王湛然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漢楚王戊太子死
葬於此明奴等曰按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其子葬於
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葬我漢書
自有遺誤耳明奴因宣詔與改葬鬼喜曰我昔日亦是近屬豪貴
今在天子宮內出入不安改卜極為幸甚今在殿東北入地丈餘
我死時天子斂我玉魚一雙今猶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
奴以事奏聞有勅改葬苑外及發掘玉魚宛然見在棺槨之屬朽

關已盡自是其事遂絕

早時金盌出人間 洙曰孔氏志怪曰盧充家西有崔少府墓一日見一府舍門進見少府與崔小女爲婚三日崔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崔氏并少府抱兒還充又與盌并贈詩一首充取兒盌及詩女忽不見充詣市賣盌崔女姨曰我妹之女嫁而亡贈以金盌着棺中云○田曰補遺云沉炯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其略曰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今公所言乃茂陵事但金玉異爾舊所引乃女子之事也○趙曰此四句所以激怒諸將也漢朝天子之陵大臣之墓自以對南山千秋萬歲之固矣及胡虜入關不無侵掠也

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閑 洙曰子美父名集中所與用閑字皆非是謂吐蕃於河隴陷京師也○趙曰前四句既有胡虜發掘冢墓矣今繼有吐蕃之難而諸將不知頃激速來長安衛戎也長安號北斗城耳

多少材官守涇渭 洙曰漢材官蹶張皆武臣也

將軍且莫破愁顏 趙曰爲將俾者當以防寇爲念且莫破愁顏而爲樂也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 洙曰匈奴傳天之驕子○夢符曰右按唐呂溫三受降城碑默啜強暴朔方天總管韓國公張仁愿請築三城奪據其地中宗詔計議不撓於是留及瓜之戍斬叛命之卒

六城爵勢三城岳立以拂雲祠爲中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過朔那而北關斥候迭望幾二十所損費億萬減兵萬人○趙曰漢匈奴傳自稱爲天之驕子而回紇者匈奴之種也故亦得稱天驕

豈謂盡煩回紇馬翩然遠救朔方兵

洙曰言築城以備蕃寇而蕃反爲唐平難也○趙曰至德元年郭子儀以朔方安西回紇等兵討安慶緒其後回紇持功侵擾中國此公所以嘆也

胡來不覺潼關隘

洙曰謂祿山陷關也○趙曰潼關非不隘也而胡來不覺其隘蓋以失守也此以譏哥舒翰之敗

龍起猶聞晉水清

洙曰謂肅宗起於靈武也○趙曰河北者晉地也乃安賊所起之地肅宗龍飛而晉水復清

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

蘇曰劉毅曰至尊獨憂社稷焦心勞思諸大夫忍食肉喘然安君乎

洛陽宮殿化爲烽

洙曰曹子建洛陽何寂寞宮殿盡燒焚

休道秦關百二重

洙曰張孟陽劍閣銘秦得百二併吞山河注言百二謂以二萬之衆足以當百萬得形勢也○趙曰祖出前漢田肯賀高祖曰陛下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山阻河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注曰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

滄海未全歸禹貢薊門何處盡堯封

洙曰言爲盜賊所奄有也○趙曰滄海指山東薊門言河

此言為盜賊所陷也朝廷衮職雖多預天下軍儲不自供趙曰罪朝廷之
臣不能補衮也下言郡國不修貢賦須上求索而後供也稍喜臨邊王相國洙曰王縉也文中子折衝
樽俎不臨邊肯銷金甲事春農洙曰蔡文姬詩金甲耀日光
回首扶桑銅柱標洙曰見南海筏銅柱注○趙曰馬援南征建銅柱標以紀功冥冥氛
祲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洙曰前漢西域傳贊孝武之世覩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
郡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師古注云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耇曰
久矣天之無烈風迅雷也意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南海明珠久寂寥洙曰賈琮傳交趾土多珍
異產明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殊錫曾為大司馬洙曰東晉石勒侵卒陵詔加王
導大司馬假以黃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總戎皆插侍中貂洙曰漢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
惠文冠加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也○趙曰此深責諸君徒享高爵厚恩而不能輸忠者也故有下句○師曰子美嘗有自平詩中
呂太一南海收珠之句蓋呂太一為廣州使舉兵叛故翡翠明珠久不貢朝廷說者多引此詩以解太一之事總戎皆插侍中貂言

將帥邀功皆居高官也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聖朝洙曰言天子冒風雪於外所賴者惟忠臣而已○趙曰公以莫非王土當脩職貢必欲其來而在忠臣翊贊天子而已矣

錦江春色逐人來趙曰此篇專言嚴武也公以去年夏離成都而今年至夔初見春焉故云逐人來

巫峽清秋萬壑哀洙曰殷仲文詩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又爽籟驚幽律哀壑叩虛牝○趙曰公至夔初見秋也

正憶往時嚴僕射洙曰嚴武共迎中使望鄉臺趙曰嚴武鎮蜀辟公為參謀望鄉臺在成都之北時公隨嚴僕射登此臺以迎中使也

主恩前後三持節洙曰按武傳兩鎮蜀一剌綿州○趙曰第一次寶應元年正月權令兩川都節制第二次於六月專以節制西川阻徐知道反不得進第三次廣德二年朝廷方正以兩川合一節度而武以黃河侍郎來

軍令分明數舉盃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洙曰劒閣銘曰形勝之地匪親勿居○趙曰安危則安其危也公於八哀之言武公來雪山重武公去雪山輕正此意矣

軍旅

古詩二首　律詩七首

揚旗 彥輔曰二年夏六月成都尹鄭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附曰代宗大曆二年甫在峽中之荊南夏六月鄭公置酒公堂觀騎士旗幟將平吐蕃之難而作此詩

江 朱曰一作風 雨颯長夏 石曰夏日長故云長夏颯動也 府中有餘清 朱曰謝靈運詩林含餘清○蘇曰張敞新秋雨過民事簡府中景物餘清 我公會賓客 肅肅有異聲 君平曰鄭公持軍嚴肅有殊異聲名 初筵閱軍裝 諫曰閱視也 羅列照廣庭 朱曰詩有來雝雝至止肅肅 庭空六 朱曰一作四 馬入 蘇曰任安等六馬騎直入安西都護府 駊騀揚旗旌 鄭曰駊布可駊王可切馬搖頭也○朱曰甘泉賦崇丘陵之駊騀兮駊騀山皁之高皃也 迴迴 朱曰劉公幹詩回同自皆亂曹子建飛蓋相追隨○倪曰迴迴勢同旋也 偃飛蓋 熠熠迸流星 朱曰河東賦掉奔星之流旃又校獵賦曳彗星之飛旗 來纏 朱曰一作衝 風飈急 去擘山岳傾 彭曰言揚旗去來之狀其疾速若此 村歸俯身盡 朱曰鮑照詩云俯身散馬蹄 妙取略

地平虹蜺就掌握舒卷隨人輕洙曰高唐賦蜺為旌王沇賦曳招搖之脩旗旄若虹之垂天選虹旗攝靡而就卷三州陷犬戎趙曰言去年十一月吐蕃陷松維保三州但見西嶺青公來練猛士欲奪天邊城蘇曰班超謂將佐曰與君等伏天子之威壺擣氏毛奪天邊之城斷其左臂与月氏首亦不易也此堂不易升鄭曰易以豉切○洙曰言食人之祿當震人之憂也○蘇曰王戎見陸達議論久之退向視達居堂曰吾終日不易升此堂庸蜀日已寧吾徒且加餐休適蠻與荊洙曰見近聞犬戎遠遁逃注書庸蜀歲屢古詩上言加餐食飯王仲宣七哀詩復棄中国去遠身適荊蠻○趙曰祇勸加飡飯而不必捨去以嚴公之故也○師曰甫終去蜀之荊蠻且為是辭以美嚴公云

冬狩行魯曰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川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修可曰上林賦天子校獵李奇注云以五校兵出獵也夜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修曰禮天子不合圍禽獸已斃十七八鄭曰斃毗祭切頓仆也○洙曰西京賦僵禽斃獸爛若磧

隣白日未及移晷巳作只十七八讀音跡 殺聲落日迴蒼穹幕前生致九青

兕 沈曰尔雅曰似牛郭璞曰角青色重千斤 馲駝㠑峞垂玄熊 鄭曰兕然閣駝大何切駝駝有肉鞍

行百里負千斤而知水行㠑落堀下五毀切高兕〇洙曰幕前幕帳前以能熊駝負也 東西南北百里閒

髮鬅蹤踏寒山空 鄭曰蹤七六切踏也〇洙曰羽獵賦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之外東西南北騁耆奔

欲捨蒼猱跂犀犛蹴浮麋斯巨從捭玄猿南都賦排譙陷高壑踏感湯 有鳥名鸜鵒力不能

高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 洙曰鷦鷯賦忖陋躰之腥臊亦何勞於鼎俎鷦鷯賦

毛弗施於器用肉不登於俎味言非薦羞之物也〇劉曰左傳有鸜鵒來巢童謠曰鸜鵒鸜鵒往来歌哭 胡爲見羈

虞羅中 洙曰陳子昂豈不在遠遊虞羅所見尋 春蒐冬狩侯得同 洙曰四時田狩諸侯

得行其事〇趙曰周礼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本天子之事也而諸侯同之故公詩曰侯得同 使君五馬一

馬驄 洙曰草彝兼侍御史故云一馬驄故事使君五馬 況今攝行大將權號令

頗有前賢風 蘇曰孫吕聽見耿將軍行師號令明嚴頗有前賢威風 飄然時危一

老翁十年猷見旌旗紅蘇曰角里先生語薪者曰子十年猷見干戈旌旗只非今日耶喜

君去甚整肅爲我回轡擒西戎草中狐兔盡何益蘇曰韓擒虎出獵門人諫曰將軍馳旌旆獵原野逐射馳羅以爲樂雖尽得草棘窟穴狐兔亦復何益於君子宜歸奠璧坐勒功彝鼎非細事韓大喜薦其材於朝臣亦登顯門人即答彦務也

天子不在咸陽宮洙曰時天子避狄○趙曰此篇蓋廣德二年十月已後作也八月吐蕃入寇十月陷涇州及奉天車駕幸陝又三日吐蕃陷京師故云不在咸陽宮也

朝廷雖無幽王禍洙曰史申侯与西夷犬戎攻幽王於驪山得不哀痛塵再

蒙趙曰明皇以祿山之禍已蒙塵於蜀矣今天子又以吐蕃之故蒙塵於外也嗚呼得不哀痛塵

再蒙洙曰時代宗在陝詔徵天下兵而程元振用事媢嫉大臣皆疑懼不進天下無一人應召者故此詩末章人有感激也

陪柏中丞觀宴將士二首

極樂三軍士誰知百戰場洙曰西都賦觀三軍之殺獲又曰俯仰極樂者也無私

齊綺饌趙曰梁何遜輕薄篇曰象牀沓繡被玉盤傳綺食久坐密金章裴符曰右按東晉初

拜官相餞供饌羊曼丹陽曰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不復精隨客早晚時羊固拜臨海守竟日皆得精饌時以固之豐腴不如曼之真率○趙曰指將士之金帶耳鮑明遠建除詩左右佩金章

醉客沾鸚鵡 趙歐曰酉陽雜俎云梁宴魏使魏肇師舉酒勸陳昭儀俄而酒至鸚鵡盃徐君房飲不盡屬肇師肇師曰海蠡蜿蜒尾翅皆張非以為玩亦以為罰今日直不得辭○田曰鸚鵡盃名雕刻海蠡而為之像鸚鵡形音人以之勸酒且以為罰爵

佳人指鳳凰 趙曰筵上或畫圖或繡帳上有之而佳人共指而言詠也

幾時來翠節 特地引紅粧 洙曰古詩娥娥紅粉粧謝玄暉坐昔紅裝蔓之句○修可曰詳觀見詩首句云極樂三軍士乃享軍詩非可使之賦鸚鵡盡鸚鵡杯名雕刻海蠡而為之像鸚鵡形昔人以之勸酒并為罰爵○師曰薛夢符云沈約宋書南平王鑠上赤鸚普詔羣臣為賦表誠文冠當時又後漢黃祖之子射大會賓客有獻鸚鵡者射舉酒於禰衡曰今日無以娛賓願先生為之賦衡筆不停綴文無加點南海異物志云鸚鵡螺狀似霞杯形如鳥頭向其腹視似鸚鵡故以為名佳人指鳳皇疑是如秦弄玉吹簫乘鳳凰飛去事

繡段裝簷額 洙曰張平子美人贈我錦繡段

金花帖鼓腰 趙曰上句則樂工之飾下句則工所擊之鼓

一夫先舞劒 洙曰子路拔劒而舞頭莊舞劒為樂

百戲後歌樵 洙曰李廣

傳注刀斗以銅作○趙曰戲爲礮峽樵歌之音也公前篇閣夜詩曰夷歌是數起漁樵是已江樹城孤遠雲臺使寂寥趙曰公言使叙寥豈久無使命之來乎漢朝頻選將應拜霍嫖姚洙曰霍去病爲嫖姚將軍

觀兵

北庭送壯士洙曰燕太子送荊軻於易水上軻歌曰壯士一去不復還貔虎數尤多洙曰書如虎如貔○師曰時回紇送兵三千助討賊故云云○程曰陸機云貔以虎遼東人謂之白貔精銳舊無敵洙曰精銳猶勇敢邊隅今若何趙曰此望其必勝而憂之之辭妖氛擁白馬趙曰妖氛指言吐蕃之兵待彫戈則待北庭之賜也古鼎銘曰王命尸臣賜爾和鸞黼黻彫戈元帥待彫戈莫守鄴城下師曰元帥代宗也時九節度兵圍賊將慶緒於相州甫欲誅其渠魁故云云斬鯨遼海波洙曰言當誅魁渠也○趙曰思明據城未下公謂可以緩圖且於遼海斬鯨則以吐蕃爲急也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

四鎮富精銳　洙曰言多勇銳也晉職官志四鎮通於柔遠通典鎮東將軍後漢末魏武帝爲之鎮南將軍劉表爲之魏張魯晉當陽侯杜元凱並爲之鎮西將軍後漢劉表爲之魏鍾繇鄧艾爲之鎮北將軍南魏明帝太和中置劉靖許允並爲之各一人宋時四鎮與中軍通爲雜號後魏加大次尚書令○夢符曰右按唐武后時右鷹揚衛將軍王孝傑擊吐蕃大破其衆復取四鎮更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鎮守又唐志四鎮都督府謂龜茲于闐焉耆疏勒也　摧鋒皆絕倫　洙曰能摧鋒陷陣也　還聞獻士卒足以靜風塵老馬夜知道　洙曰齊桓公失道管仲使隨老馬而得出以老馬多智也○師曰老馬喻哥舒老將也　蒼鷹飢著人　鄭曰著直略切○洙曰晉載記言慕容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高飛○師曰鷹飢喻祿山未高也　臨危經久戰用意始知神　洙曰精熟戰陳用意若神○師曰當此時正好使之立功以充其志願故云云　奇兵不在衆　洙曰史兵以正合以奇勝傳云留侯用奇兵不必衆多雖多不精銳而無益　萬馬救中原　洙曰蔡琰謂曹公曰明公既有萬馬○蘇曰司馬仲達曰得萬馬可解中原之急亦成於大事也　談笑無河北　洙曰言談笑可以却敵○趙曰祿山之叛河北一帶已陷没今言安西兵之精銳主將於談笑之間可以盡無

河北矣東坡云已覺說笑無西戎出於此也心肝奉至尊洙曰言至誠也孤雲隨殺氣

飛鳥避轅門蒼哥曰項羽傳將入轅門是也○石曰轅門以車為軍門兵屯嚴肅雖飛鳥不敢過故云云竟

日留歡樂洙曰一作觀城池未覺喧洙曰言軍令整肅不覺亂也○費將曰右按周禮掌

舍掌王會同之舍設車宮轅門注王行險阻處次車蕃衛車以轅表門前漢書項籍將入轅門

八陣圖彥輔曰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桓溫傳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

為八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昱曰陣勢八天地風雲飛龍翔鳥虎翼蛇蟠

二革二金為天三革三金為地二革三金為風三革二金為雲四革三金為龍三革四金為虎四革五金為鳥

五革四金為蛇

功蓋三分國洙曰三分謂吳魏蜀也蜀志曰三分我力鼎名成八陣圖江流

石不轉趙曰行客云水方落時於石磧既視則茫茫然一磧耳及登高而望乃隱隱見其行列則武侯製作豈近於神

異乎○余曰按永嘉薛氏云今武侯之圖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廣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在

高平者自酈道元已言傾𢫬難識在黃都者隆士爲基壘以江石
四門二首六十四壘八八成行兩陣俱立陣周四百七十二步其
壘百有三十在魚復者因江爲勢積石憑流前蔽壁門後依卦月
縱橫皆八壘間二丈偃月內面九六鱗差黃都舊無聞焉惟見於
李膺益州記其言壘行皆八則舉其半趙抃成都記稱耆老之說
以爲江石兵數壘應六十四卦則知兩陣二首之意以辨乾坤門
戶法象之所由生也然其陣各平地東於門壁營陣之法具而奇
正之道寓魚復陣於江路因水成形七八以爲經九六以爲緯餘
方於八陣形圓於卦月壁門可以攖營陣之制卦月可以識奇正
之變故雖長江東注夏流湍駛轟雷奔馬不足以疑其勢臥山卷
石不足以言其怒我我八陣實激其衝子石奉如灘沙收積而壘
年千數未嘗回撓隱若敵國屹然長城故桓溫以爲常山之蛇杜
甫偉其江流而不轉也

遺恨失吞吳

洙曰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
分○蘇曰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世人多誤會吾八陣圖
詩以謂先主武侯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不當相
圖晉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以此爲恨耳此說甚長然
子美死僅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別其意此眞書生習氣也
○師曰劉禹錫嘉話錄夔州西市俯臨江沙石下有諸葛八陣圖
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澒涌滉瀁可勝道
哉大木十圍枯槎百丈隨波而下與水岸齊人奔上山則聚石爲
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諸葛亮小石之堆

揚、豫行列，依然如是者，僅六百年，迄今不動。然天下三分，如鼎足之時，亦識之，所以不存者，其遺恨失在吞吳而已。使不吞吳，則魏晉能合并哉。

夕烽

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塞上傳光小，雲邊落點殘。照秦通警急，趙曰：有警急之報，則舉烽火以相應。○余曰：前賈誼疏：斥候望烽燧不得臥。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皋，桔皋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曰烽。火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煙，曰燧。張晏曰：晝舉烽，夜燔燧也。師古曰：張說誤也。晝則燔燧，夜則舉烽。過隴自艱難。趙曰：言安史之兵，猶出沒隴上矣。聞道蓬萊殿，鄭曰：長安志：殿在東內紫宸殿北。千門立馬看。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十五